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2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卍新纂續藏經 Vol. 87, No. 1616

原始資料: CBETA 人工輸入, 台灣某大德提供

No. 1616-A 山菴雜錄序

道由言而顯。言以德而傳。然則有德之言。匪徒取信一時。抑乃傳之後世而無疑焉。恕中禪師謝事瑞岩。閑居太白山菴。以道自娛。蕭然一室。不蓄餘長。學履日填戶外。推之不去也。或得其一言之益。不啻千金之重。又如飲甘露醍醐。心目充潤。蓋其平昔游歷諸大老之門。所聞所見。嘉言善行。心會理融。形之於言。不加藻繪。自然成章。若叢林之尊宿。儒門之先達。下至閭巷小子。其言善足以勸。其言惡足以誠。使人聞之心開意解。筆之成書。題之曰山菴雜錄。其徒住翠岩玄極頂公。鏤板行世。遠來京師。特以見示。予讀之不忘釋手。乃知所謂治世語言。皆順正法。麤言軟語。皆第一義。信不誣矣。譬諸草木。良醫攬之。無不是藥。其不知者。執藥成病。世出世間。一切諸法。無非佛法。明理者得之。皆足以垂世立教。有德有言禪師之謂歟。可謂善知藥病者矣。可謂善談佛法者矣。予於禪師有通家之好。雖未嘗一接顏色。聲跡相聞亦有年矣。熟知其德足以服眾。言足以訓世。故雖不言。人固信之不疑。況此皆已然之事。實附事明理。言近指遠。宜其益於當世。傳之無窮焉。

洪武己巳夏六月 僧錄司左善世 弘道 序

No. 1616-B

山菴雜錄。

余生平多病。晚年以日本奏請。赴

召京師。私謂縱使不往日本。又豈能生還乎。凡平昔親舊。亦未有不以是為料者。幸今上見憫。特寢其奏。留居天界。既而諸病交侵幾死者三。又幸上憐。賜歸天童故山。親舊相勞問。如再世也。余以年幾七十。而萬死中得一生。私欲杜門謝諸緣以盡餘齒。有法姪莊敬中者。數謁余山菴而請曰。唐宋諸大士立言著書者。恒間作不絕。及元以來寢希。故近古名德提唱。及嘉言懿行。可為叢林龜鑒者。大率泯沒無聞。翁當叢林全盛之際。徧參諸大老。聞見博洽。每侍語次。間聞口舉一二。皆所未聞。而警發尤深。願翁以游戲三昧自成一書。上發先德之幽光。下脫後學之沈痾。則法門盛事也。敢以為請。余曰。子之志固美矣。然余之所言不能文。言而不文。焉足以行遠。是非吾敢任也。敬中又曰。今教法陵夷。前輩淪沒殆盡。翁今遠歸。出於望外。翁辭不任。將誰任耶。若言之文不文。固何足較。苟得直書以彰其事。足矣。願勿固辭。余用是以平生師友所講授。湖海所見聞。或機緣之扣擊。或善惡之報應。與夫一言一行。一出一處。不擇其時之先後。人貴賤。凡可以警勸乎後來者。信意信筆。據實而書之。名曰山菴雜錄。昔宋有名宿。修所謂羅湖野錄。雲臥紀譚

。其間所載。大抵激揚第一義諦者為多。若此類。余少壯時所記。今已十忘七八。晚歲僻處海隅。又不能旁詢博採。故多遺失。余頗恨之。盖言而道。庶為至言。而未嘗言也。外此則越吾分矣。雖然。執吾門遷固之筆者。庶或有可採焉。

洪武八年臘月望日

天台山人釋 無愠 序

No. 1616-C

愠恕中禪師以虎丘八世孫坐大道場。說法度人。為緇素之所歸依。其二會語。無相居士宋公濂已為之序。而山菴雜錄未有序之者。禪師之大弟子雙林住山玄極頂公。前往南明韜中瑄公。相率求伯衡作之。閱之一再。過謂玄極。韜中曰。昔獲見二會語。輒讚歎曰。是何其奔注放溢。若千江一源也。是何其震盪迅利。若雷驚電掃也。是何其混融圓滿。不見斧鑿之痕也。是何其絕枝蔓。去町畦。不墮情識之境也。蓋自真乘中流出。視彼東掇西拾以應用者。相去奚啻九萬里也。因其言語。窺其造詣。佛菩薩地位人哉。然而往往為唱提策勵而發。宣闡法要。究竟己事之為務。是以不暇泛及也。今觀此錄。則朝廷之上。郡邑之間。市井之中。山林之下。其人。其行。其事。其文辭。若善。若善若非善。若是若非是。若當若非當。若優若非優。靡所不具。可以勸焉。可以懲焉。而於儒者。釋者。道者。仕者。隱者。老者。雅者。富貴者。貧賤者。商賈者。藝術者。屠沽者。農圃者。以至婦人女子。輿隸臧獲。莫不有利益焉。夫慈雲之靄翳也。尺地無不遮蓋。法雨之滂沱也。莖草無不溉沾。日月之東升西降也。無昏衢之不照。霄壤之上覆下載也。無含生之不攝。此錄之作。其心蓋如斯。以大慈悲憫一切眾。多諸方便。巧為道引。使祛逐邪妄。而不昧真智。平等無有異。如此。師之能仁於是乎在矣。真佛菩薩地位人哉。有能於此一覽之頃。超然頓悟。始於不勸懲。而至無所不勸懲。無所不勸懲。而至無勸懲。由正途而入覺地。結習不能使。業識不能縛。是則能體禪師纂錄之心矣。玄極。韜中汲汲焉刊印而流布之。其心亦禪師之心也。於戲。尚可視同尋常隨筆。徒以廣見聞。資游談哉。作是說已。遂書以為序。

洪武二十五年冬十月二十四日

無聞居士眉山 蘇伯衡 敘

No. 1616

山菴雜錄卷之上

天台沙門釋 無愠 述

定水寶葉和尚。四明人。參徑山虛堂。凡宗門話頭未能透脫者。必咨扣老成。不透脫不已。一日。造虛堂。問云。德山末後句。若謂之有。德山焉得不會。若謂之無。岩頭又道德山未會。望和尚慈悲指示。虛堂云。我不會。汝去問雲首座。師去問雲

首座。適雲首座遊山歸。索水濯足。師亟進水。委身出手為摩捋之。却仰首問云。德山末後句。某甲未識有無。望首座開示。雲首座以兩手掇濯足水澆潑云。有什麼末後句。師不明其指。明日。見虛堂。堂問云。我教你問雲首座末後句。他如何說。師云。依和尚尊命問之。被他用濯足水澆潑。堂云。他更無別語。師云。他道。有什麼末後句。堂云。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。師於是釋然。雲首座者。閑極和尚也。為虛堂上首弟子。有高行。住虎丘而終。

平江定惠住持因大方者。天台人也。法嗣古林。不檢細事。疎宕自如。與郡守周侯義卿善。大方既謝院事。寓靈岩老宿華公房。至正戊戌九月八日。周以事入山訪之。大方云。某此月十四日即此山火化。侯其為我證明。周戲諾之。別去。至十三日。以偈寄周云。昨日巖前拾得薪。今朝幻質化為塵。慇懃寄語賢侯道。碧落雲收月一痕。周得偈。亦未之信。是夜。請於華以燥薪為高棚。仍借一龕坐去。華謂。薪則從命。龕則無有。遂指華所坐木榻曰。此亦足矣。華如其言。十四日。晨起。登殿畢。與眾僧訣。復說偈曰。前身本是石橋僧。故向人間供愛憎。憎愛盡時全體現。鐵蛇火裏嚼寒冰。遂袖燥薪行陞柴棚。自秉火。薪得火。烈焰熾然。於火聚中祝香曰。靈苗不屬陰陽種。根本元從劫外來。不是休居親說破。如何移向火中栽。度數珠與華云。聊當遺囑。火焰到所。多得設利。周聞之。驚嘆不已。既為建設利塔於靈岩。復為詩以悼之云。

元兵下江南。金山賢默菴被伯顏脅而置諸幕中。從至武林。時中竺珂公雪屋以宋鼎已遷。即謝寺事。默菴雅知公。且尊其道行。因言之伯顏。請公陞住靈隱。默菴親持請疏扣公門。公抽關。露半面問云。汝為誰。默菴云。和尚。故人某甲也。公落關云。我不識你。蓋公雖處世外。而以忠節自持。故不屑靈隱之命。而深拒之如此。時座下有首座某。年八十餘。歎曰。我生於宋。老於宋。乃不得死於宋。逐絕粒而死。

叢林中。道聽之說皆不足徵。後世傳大惠與佛智同參圓悟。悟偏愛佛智。而大惠常不平。後佛智住育王。大惠踵其席。託以沙水不利。發其塔。而真身不壞。以鑿鑿破其腦。灌油而焚之。果爾。可謂慘戚之甚。常人尚不忍為。而大惠忍為之哉。嘗讀佛智塔銘。乃闍維。葬設利。未嘗有全身入塔事。又咲翁住育王。役工起廢無暇日。適天童虛席。都堂省奉旨遷師補之。師以育王土木功未就。上書宰相求免。有天童即育王。育王即天童之語。蓋翁清規嚴肅。衲子有犯無恕。皆憚之。因見其辭天童命。相鼓合造謗。乃有將錢十萬買天童之語。至今無知輩相傳以為口實。予前元重紀至元間。訪雅景文于普福教寺。景文出翁上宰相書真墨以示。始徵前謗為非。及讀無文文集中行狀。三塔塔銘。其言師辭天童皆與書意同。夫二師之道。猶日月麗天。莫不蒙照。而無謂之謗。雖不足污師。然亦不可不辨也。

靈隱千瀨和尚者。浙右人也。嗣愚極。讀書綴文。眼空當世。嘗著扶宗顯正論。其剖拆邪正。訂定是非。極有可觀。但其中以宗師拈椎豎拂為譚柄。引晉王衍握玉塵

尾。與手同色事為證。夫宗師拈椎豎拂。乃激揚向上一著。豈細事耶。而千瀨以為談柄。非惟昧失自家正眼。抑亦疑誤後人矣。

元既滅宋。以楊璉真加為江淮釋教都總統。奉命發宋南渡諸陵于越之山陰。演福住持澤雲夢者。從真加。獨凌辱理宗遺屍。必夙怨也。雲夢意在諂順真加。亦以左足踢其脇。無何。楊州有人暴死。到閻羅王界。卒報。陽間天子來。閻王下殿迎。見黃屋左纛。車馬駢填。與世主儀仗無異。既坐定。少頃。有鬼卒扭械一僧。引至殿前。陽間天子責問曰。朕在位四十年。治國治民。固無大過。於汝教法。未始不為流通。與卿無讎。卿胡迺阿真加。亦過辱朕。遂勅猛士以鐵錐錐其左足拇指。高揭而捶之。其痛苦之聲。酸嘶慘戚不可聞。須臾退去。暴死人恠而問。陽間天子為誰。有人對曰。宋理宗皇帝也。被捶僧為誰。曰。杭州演福住持澤雲夢也。暴死人甦。於是到演福。詢其事以驗所見。而雲夢左足拇指發瘡不可治。已殂矣。

近代吾宗卓絕之士。其臨機設施。不踏古人舊轍。而能運己之智。開人之心。使教法頓增九鼎之重者固多。何今之罕見哉。杭下天竺鳳山儀法師。前元延祐初。際遇賜三藏鴻臚卿號。不食其祿。教門少有齟齬。必整理之。高麗駙馬瀋王被旨禮寶陀觀音。過杭。出褚中錢。就明慶寺設齋。齋諸山住持。省官以下。諸衙門官。躬董其事。及班列位次。以瀋王中居講堂法座上。眾官以次班法座上。諸山列兩廡。既坐定。而師後至。竟趨座上問王曰。今日齋會為何。王曰。齋諸山。師曰。大王既言齋諸山。主人今無位。而王自處尊位。諸山列兩廡。至有席地而坐者。與邏齋何異。於禮恐不然。王聞之。惶愧請謝。即下法座。前揖諸山。分寶主。而眾官退就兩廡諸山位。齋畢。王握師手曰。非吾師。幾不成禮。噫。所謂臨機設施。而能開人之心者。鳳山其人歟。

虛谷和尚。辭仰山。赴徑山。到袁州城裏。四遠檀信贖金錢褚幣。委積滿前。虛谷徐謝之曰。吾不敏。兩浙諸山以吾頗諳宗趣。虛徑山席處吾。欲吾開堂說法。闡揚宗趣耳。豈以貧囊見嫌。諸君所贖物請還。庶免新華嚴之誚也。囑侍僧囊道具隨身而已。

予天曆間參一源靈禪師于湖之鳳山。因究趙州勘臺山婆子話不破。一日。侍次。舉以問師。師云。我早年在台州瑞岩方山和尚會中充維那。亦曾扣以此公案。山云。靈維那。爾下一轉語看。我當時隨口便道。盡大地人無奈者婆子何。山云。我則不然。盡大地人無奈趙州何。我當時如饑得食。如病得汗。自覺慶快。乃云。侍者。爾別下一轉語看。予當時打个問訊便行。嘗記師初入院。上堂。舉世尊陞座。文殊白槌公案。拈云。世尊以是錯說。文殊以是錯傳。新鳳山今日以是錯舉。會麼。字經三寫。烏焉成馬。其時。竺元先師隱居六和塔。聞之。歆艷曰。宣政院舉許多長老。惟鳳山較些子。師。寧海人。徑山雲峰手度弟子。出世嗣方山。為人慈忍有容。提誨不倦。示寂。人識與不識。無不嗟悼。

佛經中說。海中有魚大如山。背上產大樹。晝夜被業風鼓撼。痛苦難喻。莊生亦云。北海有魚曰鯤。鯤之大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至正癸卯。有人從奴兒于來。言彼處近有魚大如山。從海中過。揚鬣鬣。露脊尾於水面。背北投南。隱隱而去。四日四夜。始盡其身。此所謂大身眾生。夙業所感如是。然阿脩羅王立大海中。身與須彌山齊。以手簸弄日月。其視此魚。則小鮮也。世人局局乎其耳目之所及。耳目之外。皆以為誕。吁。

禪門宗要者。乃雪山曇公之所作也。雪山於宋淳祐間依方山禪師于台之瑞岩。則其成此集也。豈苟哉。余少時嘗依鳳山靈公。夜參次。公忽言及宗要。其中提掇古人不到處。餘不能及也。故授一冊命讀之。後四十年餘。天衣清業海者。重為刊板。志固可尚。既自序。復求用章俊公序之。皆言雪山盜他人成集作己刊行。指恩公斷江一言為證。又為分作十卷。每篇取本篇一語為題。牽合破碎。失旨頗多。余患來者不審其由。反然業海而陋雪山。故記之。

虎丘東州。靈隱獨孤。同鄉同學。交義甚厚。東州住虎丘日。適在城萬壽闕主。諸山擬舉獨孤主之。時獨孤住湖州天寧。歷階而陞。非躡也。東州力沮之。獨孤聞之。不以為意。踰年。東州緣化到湖州。欲見之。自負內慚不見。恐其甚我敗我緣事。故瞰其亡而往見之。獨孤得報。亟歸。盡禮館穀。又捐私帑。為之牽先。從容敘交義。與昔無少異。洎東州歸虎丘。深夜於方丈致爽閣中。且行且自訟曰。獨孤君子。壽永小人。予觀今之叢林中為朋友者。爭一語之隙。一絲之利。至於造謗。讒相擠陷。恨不即斷其命。以快於心也。求如獨孤之寬厚。東州之自訟。幾希矣。凡弟子之於其師也。掩惡而揚善。順是而背非。是謂之孝。掩善而揚惡。背是而順非。謂之不孝。苟師無善可揚。嘿之可也。強以善加之。使之竊議。反訐其不善。無是可順。諍之可也。強以是從之。使人竊議。反訐其非。亦不孝也。切觀近來大方尊宿遷化。其弟子為具狀。求名公銘其塔。必書生時父母得異夢。死時火後牙齒。數珠等不壞。設利無數。無此數端。不成尊宿矣。是皆不肖子。不明正理。妄立偽言。玷辱其師。可謂孝乎。傳燈一千七百善知識。有設利者。十四人而已。寂音尊者僧寶傳八十一人。有設利者。數人而已。且吾宗所重者。惟在宗通說通。有向上爪牙。為人解粘去縛。謂之傳法度生。餘皆末事也。至若火化而間有諸根不壞。設利流珠者。蓋其平日所修純淨之驗。亦豈易得哉。余懼後來遞相彷彿。造合偽言。妄美其師。而[金*嵩]之於石。使異教人讀之。反疑先詰有靈異者。亦成偽矣。遺害教門。固非小小。痛哉。

東暘。住道場。被廊僧誣以事。訟于宣政院。院檄委本覺住持了菴。同郡守理其曲直。了菴曰。東暘確守規繩。馭眾嚴肅。在下者不得縱肆。故妄興詞訟。欲去之耳。今廁吾羣。有司閑坐府廳上。而東暘是鞠。吾何以堪。即退居南堂。楚石住嘉興天寧。值有司重作官宇。闕木石。欲取村落無僧廢菴應所需。因集諸寺住持議之。時楚石力陳不可者沮之。有司弗聽。遂擲退鼓。歸海鹽天寧。二老皆勇於行義。視弃師席

之尊。不啻如棄弊屣。今雖荐禍患嬰己。而猶濡忍戀戀。亦獨何哉。

雲外和尚。昌國人。生而身裁眇小。精悍有餘。說法能巧譬傍引。貴欲俯就學者而曲成之。至於奔軼絕塵。雖鶻眼龍睛。亦無窺瞰分。洞上一宗之傳獨賴之。晚住天童。四海英衲俱萃。師不倨傲。不貪積。不私食。得施利。隨與人。見後生。敬之愈謹。期任宗門也。二時粥飯必掌鉢赴堂。既寂。無餘資。禪者率錢津送。後事弟子聘大方。舁獨木。省愚菴。證無印四人。足大其宗。但位不稱德。無嗣其法者。惟無印下。僅有一二人耳。

溫日觀者。不測人也。號知歸子。早游教庠。尋入禪肆。縱性樂道。不拘小節。獨心係安養國。雖造次顛沛。未始暫忘。喜臨晉帖。寫蒲萄二者。並臻其妙。凡到諸刹。臨別必索之錢。隨所得。詣屠沽家沽酒獨酌。餘錢散與街坊小兒。令為前導。齊聲喝云。相公來。是故見之。輒追逐成群隊。作為詩偈。度越前古。後終于西湖教寺。或謂託生白湛淵家。豈世緣未了而了之耶。

竹莊岳公。住台之兜率。生有氣量。平視前輩。故嫉之者眾。前朝天壽節。各州縣必擇請諸山住持一人說法。竹莊適當其任。嫉者多購禪容出問話。欲挫其機。知事人知。具白。竹莊曰。戶門庶務。知事人為之。陞座說法。乃住持人任。汝無多言。明日。到天寧。坐方丈客位中。與諸山談笑自若。逮鼓鳴。乘輿至法堂。對眾官祇揖登座。祝香罷。斂衣就座。僧出問話。袞袞不輟。竹莊答之如流。又能就其語反徵之。而自退衄者有焉。如是更四五人。眾官厭久立。止其餘不許出問話。遂提綱舉話。風飛雷厲。電卷星馳。人皆劫劫。我獨有餘。彼嫉之者。縱一人具千萬舌。亦不能勝讚者之口矣。惜壽命不永。非叢林福。

黃岩靈石新古帆。初見東州于虎丘。嘗委以藏鑰。次見竺元先師于鴻福。一夕。上方丈請益云。某甲看狗子無佛性話。無入頭處。望和尚垂示。先師厲聲云。夜深。下去。古帆歸堂中。詬罵云。不為我說即休。何得見嗔。有人說向先師。先師云。他向後自會去在。古帆聞之。當下廓然。出世。一香為先師拈出。

寶雲文宗周者。象山人也。淹博教觀。持律甚嚴。尋常與人言。蹇訥不出口。至陞座豎義。講說滔滔。若建瓴之水。莫之禦也。臨終。陞座講十六觀經。終卷。欲與眾訣。左右進前啟曰。和尚。後事未曾分付。奈何告寂。宗周曰。衲僧家要行便行。有什麼後事。啟者益懇。於是下座歸方丈。一一條盡之。即合掌稱念西方四聖尊號。回向發願畢。遂入滅。火化。設利燦爛。

竺元先師。聞如一菴自浙西多購文籍歸太白。乃寄書與一了堂。有云。聞一菴多買文籍歸。想無別事。只欲教幾箇雜僧耳。儻可向他說。何不自休去。譬如逐兔之犬。終日逐之。不失其跡。逐之半途。又見麋鹿。棄兔逐鹿。兩俱不得。好慳[怡-台+羅]。予居徑山蒙堂時。嘗拜書問先師起居。答以手簡云。汝在蒙堂中火爐頭拈弄火筋處。語言談笑處。喫湯喫水處。皆是汝自己。更非別人。直截工夫。無出於此。予想先

師當時必以我為庸鄙。不足承惡辣拳踢。故曲示此說。正是拈黃葉當金悅小兒耳。不然。何拖泥帶水如是耶。嗚呼。先師入滅已三十餘年。述此訓言。如同對面。

誠道元者。處俗。從石塘胡先生游。出塵。參虛谷公於徑山。嘗著性學指要十卷。大有補於世教。至正丙申。喜禾高士明編次刊行。其時張士誠據蘇州。擅稱王。有鄭明德。陳敬初。倪元震輩輔之。諸儒以其書駁晦菴。論性失旨。言之於士誠。士誠命毀其板。夫性虛廓寂寥。冲漠絕朕。豈可以善惡。善惡混分三品。與氣質等而論之。則道元之辨之也固宜。吾聞禹聞善言則拜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伏膺。今諸儒皆推尊禹。顏者。而所行與禹。顏不同。何耶。

古林和尚。住保寧。道望隆重。當時據大師位者忌之。雖大方有虛席處。鮮肯舉之。天童雲臥死。袁文清公時在翰林。特以書抵明州萬壽莊雪崖。云。古林翁曩在虎丘一識。機鋒峭峻。議論冰雪。足可扶激頽風。今天童虛席。雪崖宜一舉之桷。雖俗子。深為扼腕。由是得與遴選之數。而又不及中。惜哉。

雪竇常藏主。橫山之弟子。貌寒陋。眼不識丁。惟習禪定。所作偈頌。事理混融。音律調暢。大有啟迪人處。故同時人皆以常達磨稱之。余少年於徑山識之。今尚記得其所作頌四首。曰鐵牛。曰海門。曰苦筍。曰息菴。

鐵牛。曰。

百煉爐中輓出來 頭角崢嶸體絕埃
打又不行牽不動 這回端不入胞胎

海門。曰。

業風吹起浪如山 多少漁翁著脚難
[拚-厶+去]命捨身挨得入 方知玉戶不曾關

苦筍。曰。

紫衣脫盡白如銀 百沸鍋中轉得身
自是苦心人不信 等閑咬著味全珍

息菴。曰。

百尺竿頭罷問津 孤峰絕頂養閑身
雖然破屋無遮藍 難把家私說向人

大凡住持人。須要鉗轄僕隸。亦宜時時以善訓之。庶不為惡而無累焉。千瀨住嘉興天寧。僕隸盜街坊人狗。煮而食之。千瀨得煮狗名。荊石住姑蘇承天。駕舟赴檀家請。經墅落。僕隸盜居民羊。煮而食之。荊石得煮羊名。夫盜狗盜羊。於二人何與。而當其惡名者。蓋尋常失於鉗轄嚴訓而致然也。後之人亦當以彼二人為戒。

夫住持者。蓋住一切菩薩智所住境。護持諸佛正法之輪。所謂佛子住持。而百丈立斯名。豈偶然哉。近代為住持。而名焉利焉者。不知其所係之重。間有好交俗子。從事飲啖。吁。可惜哉。台州洪福琛石山與近寺俗子方公權交。互相治具。日事飲啖

。寺僧有方監寺者。求掌庫職。已喏。而公權以私憾譖沮之。方監寺懷鞅鞅。賄方丈僕。置毒茶中。毒公權。公權敬石山。轉已茶盃先奉之。受毒死。方監以誤毒石山。常懷憂疑。一日。聞桑扈鳥鳴。自配其聲為方監殺我。憂懼益甚。遂病。畏見天光。嚙藁薦而死。原其始。只為石山不守職分。與俗子交。而聽其言。遂輕喪自身。後之人可不戒諸。桑扈鳥。田埜人呼為鍛磨鳥。春暮始鳴。俗配其聲為張監鍛磨。此僧以為方監殺我。如提葫蘆。婆餅焦。脫布袴。泥滑滑類。皆因聲而得名。

合尊大師者。宋幼主瀛國公也。既歸附大元。薩禪皇帝命薙髮為僧。帝師躬為摩頂。授祕密戒法。精煉堅確。已多應驗。至英宗朝。大師適興吟詩云。寄語林和靖。梅開幾度華。黃金臺上客。無復得還家。諜者以其詩意在諷動江南人心。聞之於上。上收斬之。白乳流溢。上悔。出內帑黃金為泥。詔江南善書僧儒集燕京。書大藏尊經。庸助冥福。首夏駕幸上都。避暑中途遇弒。新書經未及半藏。乃已。

至正辛丑。陝西有民家小兒。甫三歲。一日。村巷中遇縣官喝道來。衝前呼其名。作揖曰。相別頗久。尚無恙。縣官驚訝曰。此小兒焉知我名。乃進而問之。小兒為言前生姓名。又連舉舊與酬唱詩數首。縣官始信其為故人也。復為縣官言曰。自與君別。今得為人身。已歷三生矣。初死為狗。自厭之。故嚙主家兒。主家怒殺。我再生為鶉。又厭之。投河溺死。今得為人。與公再相見。萬幸也。聞此兒前身喜玩易。受用大極。未動以前一著。故出生入死。不受生死移換。麻衣名易曰心易。慈湖名易曰己易。有旨哉。

破菴和尚。退資福。赴徑山。蒙菴招。委以立僧首座職。有寶上座者。具大知見。遇住持。首座開堂。必橫機捷出。迎鋒取勝。一日。破菴開室。寶上座至。破菴垂語云。乾坤之內。宇宙之間。中有。寶擬議。被打出。其時。寶待破菴舉語盡。乃進語。既於中有處被打出。以謂破菴故摧我。歸衣單下脫去。火後。鄉人收舍利呈破菴。破菴拈起云。寶上座。饒爾有舍利八斛四斗。置之一壁。還我生前一轉語來。擲地。惟見膿血。聞之於先輩。

元至正丙申。張士誠破蘇州城。其弟九六者。先入城。擇居第。見承天寺深邃爽朗。心樂之。欲易以為宮室。命士卒毀殿中佛像。士卒畏罪福。不敢從命。九六怒。自挽弓射中尊面。即盡毀。迎士誠居之。丁酉。今朝大兵攻呂口黃埭。九六督兵出戰。敗就擒。被斷右臂。然後殺之。戊戌。方國珍為行江淞省分省參政。屯守明州。左右司官劉仁本者。頗嗜文學。自編平昔所作詩文成帙。刊板印行。取在城僧寺藏經。糊為書衣。揭去經文。寫自詩文。吾人見之。雖心酸骨苦。無如之何。吳元年。大兵取明州。國珍降。朝廷數仁本有不忠之罪。鞭其背。潰爛現肝臟乃死。九六。一勇夫耳。不明罪福。尚可宥。仁本。習孔子業而忍為之。孔子曰。敬神如神在。況吾佛為三界大聖人乎。故二人一毀其像。一廢其書。不旋踵俱受極刑之報。夫報其所可報者。實自報也。非吾聖人報之也。

鄞城官講所。有二僧同居。一僧苦於鼠。以大小二桷裝照鏡撲鼠。機發受撲。僧急去携水欲淹殺之。同居僧不忍。潛揭桷縱去。明日。撲鼠僧他出。是夕。僧獨宿。見群鼠喧聒異常。僧厭云。我他夕縱汝。汝反聒我耶。早起。榻前拾青條一事。心甚疑焉。數日後。僧以條束腰。隣僧指云。此是吾物。嘗失之臥內。公奚得。僧陳所以。始知是夕鼠集黨竊隣僧條以報德。故喧聒耳。

覺範僧寶傳。始名百禪師傳。大惠初見讀之。為剔出一十九人而焚之。厥後覺範致書與黃檗知和尚云。宗杲竊見吾百禪師傳。輒焚去者一十九人。不知何意。覺範雖一時不悅。彼十九人終不以預卷。多見人議僧寶傳止於八十一人。欲準九九之數。乃燕人舉燭之說也。

鐵鏡和尚。住何山。座下有恭都寺者。四明人。廉介自持。精修梵行。日誦法華經一部。臨終無疾苦。更衣坐逝。闍維。舌根不壞。湖海人聲偈追悼。至今有能言之者。嘗夜坐。有偈云。點盡山窻一盞油。地爐無火冷湫湫。話頭留向明朝舉。道者敲鐘又上樓。鐵鏡特為陞座稱賞之。

余訪南堂於本覺。夜坐間。言及做言句有練纏痛快之殊。却舉先休居送僧偈云。如蚕作繭自包纏。百匝千重在面前。裂得破時全體現。渾家送上渡頭船。東州次韻云。動靜何曾涉盖纏。何須更透未生前。故園千里今歸去。陸有征途水有船。復云。休居雖精密似覺練纏。不若東州之痛快矣。

予早年居鳳山擇木寮。飯後遣困。與朋友擲選佛圖。一源和尚聞之。令淨頭送至。偈云。百千諸佛及眾生。休向圖中強較量。心印當陽輕擲出。堂堂高坐寂光場。次日清朝問訊。乃云。古人無剪爪之工。汝後生輩忍得唐喪光陰。且擲選佛圖。到極合殺時。擲得一个印出。便歡喜云。我成佛了。殊不知一切時。一切處。皆是汝成佛處。汝却不知。

仲謀和尚。住溫州仙岩。天下正太平。衲子參訪者無虛日。予與明性元。瑞瑩中三人同至仙岩。性元。瑩中尚為侍者。余已典藏。恰值月望。陞堂云。一默酬僧。雷轟電激。三呼領旨。王轉珠回。七十三。八十四。築著磕著。礙塞殺人。拈主丈。昨夜西風枕簟秋。無限蟬聲噪高樹。後結集人改礙塞殺三字為能有幾。為其不知立言之難。妄以淺見改易先輩語。大似以水潦鶴易諸佛機也。

黃巖濠頭。丁安人。諱覺真。號竺心。初參田絕耕于委羽山。有省。遂棄家屬。結菴自居。見古愚於湧泉。愚云。良家女子。東走西走作麼。對云。特來見和尚。愚云。我者裏容爾不得。丁拍手一下。云。三十年用處。今朝捉敗。愚休去。見無際于鴈山春雨菴。入門云。春雨如膏。行人惡其泥濘。際云。不是。不是。擬進語。被喝出。晚年就邑中明因寺前開接待。有僧提包直入臥內。問之曰。爾是什麼僧。僧云。行脚僧。問云。爾脚下草鞋[糸*(傘-(企-止+十)+大)]斷。為甚不知。僧無語。即擲出其包云。者裏無爾措足處。又有僧纔入門。丁云。達磨大師來也。僧云。我不是。丁云

。是固是。只是鼻孔不同。一日。與明因尼奎長老相見。問曰。聞長老夜來生得兒子。是否。答云。且道是男是女。丁云。鷄銜燈盞走。鰲咬釣魚竿。

育王勉侍者。余族姪也。年少有志參學。不幸短命而死。嘗作偈送一侍者游台鴈云。鳥窠吹布毛。侍者便悟去。雖不涉言詮。早已成露布。天台嶺上雲。雁宕山中樹。此去好商量。莫觸當頭諱。臨終書偈云。生本不生。死亦非死。祕魔擎叉。俱抵豎指。予嘗詰其悟入之由。對云。勉曾於玉几坐栴檀林經案側。偶見珪藏主與僧講論。僧問云。如何是向上事。珪藏主以兩手捏拳頭置頭上。仍合掌云。蘇嚙蘇嚙。因此得个歡喜處。狼忙到蒙堂。舉向達首座。他笑云。爾又來耶。從此胸次自覺了了。予後見珪藏主。舉以問之。惟見其面頰發紅。不敢對。徐又問之。乃曰。我當時做這般模樣戲此僧。實不自知為何如也。信知此事不在言說上。至若風動塵起。雲行鳥飛。皆是控人入處。自是當面蹉過。今觀珪藏主戲此僧。而勉侍者得个歡喜處。正如佛會中有少年沙彌以皮毬戲擊老比丘頭。與他證四果事可以並按。

方山和尚。住淨慈。為眾開堂。問僧云。南泉斬却猫兒時如何。僧下語皆不契。有一僕在傍云。老鼠做大。方山云。好一轉語。不合從爾口裏出。東嶼和尚住靈隱。開室垂語云。魚以水為命。因甚死在水中。一僧云。河裏失錢河裏撿。師深肯之。石室和尚住雪竇。開室垂語。不許人下語。三尊宿為人用處雖有不同。而剖心露膽未嘗不同。後之覽者。宜具眼焉。

刀鐻張生。名德。鄞縣下水人。世為大慈供堂。好習禪學。常隨眾聽法。自覺有省。人無知之。因天雪。小童團雪作佛像。禪流各為偈詠之。生隨後吟偈云。一華擎出一如來。六出團團笑臉開。識得鬮元是水。摩耶宮裏不投胎。針工丁生。天台人。參方山和尚于瑞岩。曾蒙印可。詠琉璃偈云。放下放下。提起提起。一點靈光。照破天地。二偈借事顯理。俱切到。余並錄之者。蓋不以人廢言也。

護聖啟迪元。臨海人。為書生時。拜叔父堅上人于里之寶藏寺。偶閱其几上首楞嚴經。至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處。置卷細繹。良久自肯。白父母。求出家。禮徑山寂照為師。服頭陀行。久而益勤。出世護聖。緣不順。退居東堂七年。著書曰大普幻海。曰法運通略。曰贅談。曰疣說。曰儒釋精華。曰大梅山志。總若干卷。又作佛祖大統賦。由是得心癆疾而卒。壽四十三。

天童西岩和尚。蜀人。南游徧參。至徑山見無準。機語相投。容入室。欲授藏主職。或者以力攘之。次日。為亡僧訥侍者起龕。怯眾。一辭不吐。無準即令維那請惠侍者起龕。惠至龕前。連喚訥侍者者三。人亦以為怯。乃曰。三喚不應。果然是訥。頂門放出遼天鶻。無準黜或者。而以惠侍者代其職。惠侍者即師也。師先依妙峰于靈隱。靈隱重彩飾兩廡壁面五十三參相。禪衲各以偈賀。師亦有。而妬之者不以登卷。妙峰閱卷問曰。惠侍者何無。曰。有。不足登卷也。妙峰曰。試舉看。既舉。妙峰親為書之卷首。自此聲名爛熳。住天童。剏幻知菴。為歸藏計。別置祠奉妙峰。用報知

己。其賀偈云。幸是十方無壁落。誰將五彩繪虛空。善財眼裏生花翳。去却一重添一重。

浩靈江。古林和尚弟子。古林住饒州永福時。靈江為第一座。結夏秉拂。禪學出問曰。進一步時如何。答曰。撞牆撞壁。退一步時如何。答曰。墮坑落塹。不進不退時如何。答曰。立地死漢。有人到方丈讚歎曰。首座秉拂答禪客三轉語。盡赴來機。好。古林云。好在什麼處。不見道。一句合頭語。萬劫繫驢橛。雖然。切不得便恁麼會。

湛天淵。當天曆改元。在鳳山一源和尚會中居前板秉拂。預呈提唱語。其間有云。翔鳳山前行。看白雲乍舒乍卷。禹泉亭上坐。聽流水或抑或揚。眼處作耳處佛事。耳處作眼處佛事。便見非惟觀世音。我亦從中證。一源指便見二字云。有此二字。是與別人說話。無此二字。方是自家說話。天淵不覺避席。退謂人曰。還丹一粒。點鐵成金。堂頭之謂也。天淵。東嶼和尚室中龍象。風規凜凜。人所敬畏。出世芝塘。明因而終。與敏仲謙齊名。仲謙道勝德優。能下人。出世洞庭翠峰而終。使造物者假二公壽。必能恢雙清之宗。如晦堂之有死心。靈源矣。

奕休菴。揚州人。早歲遊淮甸。燕京。五臺。值歲饑。附商舶抵明州。客天童。衣壞衲。日一餐。夜不寢。儼有古德之風。奉化上雪竇虛席。眾削牘請為住持。奕欣然携一笠而去。坐方丈。掌其金穀。不周歲。盡變平昔所為。向之壞衲。今已輕裘。向之一餐。今已列鼎。左右稍有犯。必瞋怒。自起撲犯者仆地。用拳舂脚搗。待氣伸心暢始休。既而盡括常住羨餘。就鄞城買民房。易為菴而居。日以資生為事。與竹林寺僧爭屋。訟于官。對理不直。牢死。今之緇門中。假善要榮。貽辱大教。豈止一休庵而已。詩云。靡不有始。鮮克有終。可不戒哉。

諺云。人有可修之福。可延之壽。此以一世為論。未能究其原。如確以三世為論。能究其原。未能通其變。變者。一世可以括三世。三世可現行之於一世。且三世之因果與一世之因果。雖有久速之殊。實不出乎一心之作受也。何則。多見世人為善者反賤夭。為惡者反福壽。蓋其前世為善重者。今世雖為惡。惡不勝善。故福壽。前世為惡重者。今世雖為善。善不勝惡。故賤夭。而今世善惡之報。則又在來世。其或前世為善為惡不甚重者。今世所為稍勝之。即能變賤夭為福壽。變福壽為賤夭。故人宜通其變。勿礙乎三世。而怠其現修。昧乎一心之作受也。徑山古鼎和尚。生稟侏儒。唇褻縮。齒露齦。聲嘶噪。膚腠皴腊。相工相之曰。爾之四賤相。萃乎侏儒之軀。平生不言而可知矣。師因自立誓。禱之於觀音大士。日持聖號無算。夜禮聖像以千計。如是修之二十年。忽賤相化為福相。唇舒緩而齒隱。聲圓潤而膚腠光膩。後與向之相工遇。賀曰。吾師今之相非昔之相矣。況陰鷲紋已現。即當居顯位。大振宗風。其年出世隆教。自隆教遷寶陀。自寶陀陞中竺徑山。不滿五年而三遷。居徑山十二年。壽七十九。師之修禱感驗。非獨能增福壽。又能變其形軀。如以物寄人庫藏。而就取之

之易。亦可為吾人自怠者之勉焉。

混源禪師。住紫籜。既為庫司。壁記。復題其後云。滴水粒米。盡屬眾僧。務悅人情。理難支破。當思披毛戴角。歲月久長。明因果人。幸宜知悉。遺墨歲久。漫滅殆盡。後一山和尚來踵其席。重粉飾其壁。親為書之。至今尚存。惟利是圖者。不可不自省。

老素首座。一生掩關潛伏。世無識之者。元天曆間。有禪人得其述懷山居偶書三偈真墨。請歸源先師著語。先師云。叢林皆以其不出世說法為恨。今讀此三偈。如金鐘大鑪一擊。眾響皆廢。謂之不說法。可乎。偈恐久而無聞。因如日記之。傳燈讀罷。鬢先華。功業猶爭幾洛叉。午睡起來塵滿案。半檐閑日落庭華。尖頭屋子不嫌低。上有長林下有池。夜久驚飈掠黃葉。恰如篷底雨來時。浮世光陰日不多。題詩聊復答年華。今朝我在長松下。背立西風數亂鴉。

鴈山羅漢寺證首座。目瞽。見道明白。每朝以掃地為佛事。有僧問云。者片田地。掃得乾淨也未。證豎起苕幕示之。又有僧問云。真淨界中。本無一塵。掃地作麼。證亦豎起苕幕示之。樂清有山。名九牛。證嘗詠之以頌。曰。四五成群知幾年。春來秋去飽風烟。清池有水何曾飲。綠埜不畊長自眠。个个脚跟皆點地。頭頭鼻孔盡遼天。尋常只在千峰頂。大地人來作麼牽。

歸源。住薦福。一夕。與座下僧茶話。師舉。東坡訪佛惠泉禪師于蔣山。泉問云。大儒高姓。坡云。姓秤。泉云。是什麼秤。坡云。稱天下老和尚舌頭底秤。泉喝一喝。云。且道者一喝重多少。坡無語。師命僧各代一轉語。時無酬之者。惟源藏主起剪燭。一侍者咳嗽一聲。師笑云。源藏主剪燭。一侍者咳嗽。隨有定藏主請師自代。師云。泊不過此。源藏主。即溫之壽昌別源也。一侍者。即明之天童了堂也。二人同嗣其法。定藏主。即大慈天宇也。出竺西門。元至正間。江淞行省丞相達世鐵穆示公兼行宣政院事。便宣行事。特兩度馳檄。欲起師住天童。徑山。皆以老病辭。

溫州壽昌別源禪師。奉化人。久參歸源。志存擔荷。不躡餘蹤。無際本公住江心。晚分座接納。暨出世白鷲。無際以厚禮冀嗣其法。師笑而已。酬恩一蕪。竟為歸源拈出。叢林皆服其為人。師三處移場。入門先修繕客館。凡所須物畢備。雲衲至者如歸私室焉。年六十七。得微疾。與弟子仙巖皓長老徵詰數語。奄然而逝。姑蘇承天覺菴和尚。宗說兼通。人稱之為小大惠。元至元間。有華嚴宗講主某。奏請江南兩淞名刹易為華嚴教寺。陞教班資居禪之上。奉旨南來。抵承天。次日。覺菴陞堂。就為說法。博引華嚴一經宗旨。縱橫放肆。剖析諸師論解是非。若指諸掌。其時華嚴講主者。聞所未聞。大霑法益。且謂承天小寺長老尚如是。矧杭之鉅刹大宗師耶。因回奏。遂寢前旨。實覺菴之力也。

僧導。吳興人。元破江南。父被戮。母遭虜北行。導失乳。伯父收育之。逮年十四。問伯父曰。人皆有父母。我獨無。伯父為言所以。因發憤求母。再問。我母面目

何類。伯父曰。汝類之。遂携鏡一奩隨行。習櫛髮業以資衣食。涉十寒暑莫得。忽至河間府狀元縣。遇牧馬老軍與語。正虜其母人也。引導歸家。坐未定。俄有老媪自外入。語帶南音。導出鏡自照。貌與媪類。亟拜亟呼曰。娘。娘。媪問鄉里。姓名及生時歲月無差。於是母子相執大哭。鄉民聚觀。浹旬日。導欲奉母南歸。其家老幼不聽。因引母潛遁。達揚州。置小籃輿。坐母輿中。自負而行。十步一置。必四方膜拜。然後拜母。直抵四明補陀山。祈觀音大士現相。始還故里。既而導求出家。母從之。不久。母死。火化。灰爐中得小玉觀音一軀。至今留宜興南門外精舍中供養。精舍乃導所建也。

上天竺我庵無法師。黃岩人。從方山和尚落髮。依寂照於中竺。獲侍箋翰。有舅氏教庠老成。挽之更宗。於是見湛堂于演福。研精教部。寂照惜其去。作偈寄之云。從教入禪今古有。從禪入教古今無。一心三觀門雖別。水滿千江月自孤。後出世。既為湛堂嗣。仍爇一蕪以報寂照。蓋其不以跡異而二其心也。寂照示寂時。師住四明延慶。遺書祝其力弘大蘇。少林二家宗趣而已。餘無他言。師又於祭筵中拈香云。妙喜五傳最光燄。寂照一代甘露門。等閑觸著肝腦裂。冰雪忽作陽春溫。我思打失鼻孔日。是何氣息今猶存。天風北來歲云暮。掣電討甚空中痕。年若干。無疾坐蛻于白雲堂。

東岩和尚。江西人。年八十一。四眾舉住天童。維時天童隳弛之餘。師念年老。承此重任。不遑安處。召其徒東。圓。慶三人。而分命之曰。東。我與江鄉士民有緣。汝往代宣吾志。得財為建萬壽。乾元。寶閣。範銅成千如來像暨供具。汝其任之。曰。圓。汝諳吏事。城中官府汝膺承之。曰。慶。汝小心謹愿。和燮上下。考歷羸縮。惟汝為能。汝守衣閣。不五年而閣成像備。推餘貲就象山隄海田一區。以贍齋孟。官府恬熙。上下雍肅。雖出三人之力。苟非師規訓有素。焉能卒使之然耶。近見為人師者。務在肥其黨類。視常住隳弛如行路人視道旁棄舍。略不為意。可恠也哉。

斷橋和尚。為人峻硬。於衲子謹許可。住國清日。泳象潭為首座。垢古田為書記。藏主失其名氏。結夏秉拂。陞堂敘謝。乃云。首座見前輩來。不在稱譽。書記提唱語。如畫人物。種種俱備。但欠點眼爾。藏主提唱語却不知說箇什麼。他時後日也道在老僧會中辨事來。是其以主法為己任。不肯少損威光。迷謬後學。雖曰抑之。實欲扶之也。今之主法者。自家眼既不明。務以甜糖蜜水取悅於人。冀其感作法嗣。嗚呼。使斷橋見此浮靡。豈惟唾罵而已哉。

鎮江普照寺嘉吉祥者。山東人也。黑而瘠。肌類梵僧。早歲稟父母求出俗。父母責以無後為大。因從娶。育二子。始獲為沙門。習唯識業。至元二十五年。薩禪皇帝剋立江淮三十六御講所。普照居其一。詔師主之。講說外。日讀華嚴。以十卷為常課。與雲南端無念相友。無念。唯識宗之魁也。與師詳論佛理。無念或有少失。師正言救之。無念無不誠服。臨終火浴。舍利甚夥。其徒留骨石。貯以髹函。奉二十年。始

建塔于丹徒雩山。逮入塔日。開視。但見舍利霑綴函袱。若蜂屯螿聚。觸之熠熠然也。鎮江之民多有圖其像祠之。稱為吉祥佛云。

明州海會寺僧子安。元至正癸卯秋。買山竇[施-也+童]市之上建菴。開基。見古墓三[穴/毛/以]。以土竇之。庵成。得病。一夕。夢入豐都。有三人衣冠甚古。列跪獄帝前訴安。曰。安。他生姓趙。名仕宏。曾為吏。以私屈我流遠。同受屈者四人。既獲肆赦。一人生修白業。死即超度。惟我三人前後死。同墓於此。今來又壞我陰宅。冤亦深矣。本共力殛之。念其為吏時嘗供僧八十員。今乃得為僧。故不敢爾。獄帝召安致前。責還其地。安受責。既覺。忽聞誠實之言。毋爽者三聲。次日。設淨筵。命榮枯木為說戒。安病隨愈。遂拆菴。復封馬鬣而去。

史僉事者。鄆城人。名銓。字衡甫。父憲夫。南臺丈夫。至正辛丑。與余會于鄆。極讚佛家持誦功德甚大。且言親見二事。信不可誣。燕京有士人。常誦胝天呪。忽一夕有脛眉老人扣門相告曰。某非人。乃龍也。因行雨失職。上帝有譴。願求一庇。士人曰。我何聖而能庇汝。老人曰。君持胝天呪。功德無量。言訖。老人不見。後數日。偶左手拇指甲下隱隱微痛。視之。有一細物如線。長三四分。其色紅。狀如龍。士人持呪如故。於是夜。老人再至。謝曰。賴庇獲免。願公即今以手舒出牕外。既從之。須臾。雷雨大作。但見一龍擘天飛去。濟寧有信士。好打坐。凡二十餘年。一日。報家人言。我去矣。於是坐脫。家人以其身推倒就枕。乃呼曰。無如是。無如是。即起躍入池中死。後凡遇親舊。乃呼其姓名。與之談論如生。或索酒飲。人以酒滴瀝池中。即謝云。構了。如是者半年。後有僧乞食。至其家。聞池中有作人語。僧振威喝云。二十年打坐。工夫焉在。因此寂然。史公晚年禪誦惟謹。為是二事而起信爾。

洪武五年。余客上虞。夏蓋湖積慶精舍。偶一朝。有俞安人者。自百官市來。長跪於前。自陳曰。吾與吾夫不相得。發心修淨土已七八年矣。近一二年中。每於澄心靜坐時。聞空中細樂及鸛鶴之聲洋洋焉。余自謂為勝境現前。或謂是魔境。請禪師決之。予曰。是汝因聞經中有風吹百寶行樹。其音如百千眾樂。乃眾鳥之聲。一時同作之文。信之既篤。根於八識田中。無由除去。靜定之中。乃發現耳。汝後若再見此境。不得作勝想。亦不得作魔想。當頭與他一坐坐斷。便見唯心淨土。本性彌陀。全體皆是。豈在十萬億遐方國土之外耶。俞以手指自胸曰。吾自此疑團泮矣。

台州廣孝秋江湛禪師。黃岩斷江人。幼隸里之化城寺落髮。寺之右有岩壁極高聳。名松巖。其巔有法輪寺基。五代唐時勤禪師所創。以久廢。遺址蕪沒。師一日至其處。縱觀不覺悽感。如久客乍歸。戀戀不忍去。於是就傍鉅石下禪定。鄉民間之。相勸送食。出資僦工興造。不數年成叢林。又於寺之後岡建塔。作歸藏計。忽一日。督其徒聞塔。尋遣人徧請。凡往來者。約日俱到山譯別。至期。道俗全集。師於是令法輪住持信道原等設饌生祭。眾駭異。以為年耄潦倒。師促之愈急。逐出草具致祭。師坐堂上受食。餘者與徒眾一一霑味。信等讀文哭泣。師亦墮淚。於是起行入[穴/毛/以]

]中安坐。時檀越周衡之以觀音像求讚。及眾乞遺偈。皆迅筆為書。少頃氣絕。某年四月二十三日也。師遺命肉未冷即壅土閉之。眾不忍。次日始閉。樹塔其上。師之族姓及嗣法出世事。見諸用章俊公所著傳云。

道場及菴信禪師。婺州人。嗣仰山雪巖。有實行。四海禪衲切於究明生死者。樂從焉。有數尼亦求就堂前寄單。隨眾聽法。不逞之曹求職用不允。誣告師狎尼。私相與亂。被追到杭。拘五陌家。一夕。無疾而化。闍維。設利精瑩。誣者反坐。靈隱平山嗣其法。

仰山雪巖和尚。婺州人。立志超卓。非其人不與交。早歲見無準于徑山。因鑄鐘。令作疏語。師成偈云。通身只是一張口。百煉爐中袞出來。斷送夕陽歸去後。又催明月上樓臺。於是命居侍司。職滿。準別請代職者。師不欲與是人交取。望見準送入門。即伏牕檻。作嘔吐聲甚厲。準知其情。故指云。此子無福。職始解已。得嘔血病。大怒之。師絕不為意。暨出世。嗣法薊雖屢屢拈出。不著於人。有云。破蒲團上。地裂天崩。不從人得云云。復懷香就座。至仰山。始為無準焚却。尚有有準的。無準的之語。余謂雪巖年少被邁氣使。而無準為一代宗師。不能含忍。致父子情乖如此。凡據大方。握麈拂者。亦足自鑒。

中峰和尚。杭州人。既投師祝髮受具。決志參究。不到古人堂奧不已。時高峰和尚負仰山雪巖左券。居天目師子岩。立死關。誓不接衲。一見師大喜。授以話頭。師勵精咨決。因誦金剛經。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。恍然徹悟。自是惠辯無礙。上至君王宰輔。下至三教俊英。莫不傾誠問道。所著書及語錄若干卷。弟子則天如徧集。奏入大藏。追贈普應國師之號。師形模魁碩。稍俯首則氣喘。常平日安坐。凡請求法語。以兩頭陀扛紙。信筆書之。

布衲禪師。明州定海人。得旨訣於高峰。嘗廣續永明山居詩。其意趣不相上下。而句法圓熟。間有過之者。臨終書偈。坐逝中天竺桂子堂。火餘。設利頗多。

誠止岩。住杭之虎跑。初參布衲。次見天池元翁信公有省。嗣其法。虎跑產業素薄。有僧數十人。師每日托鉢贍之。祁寒溽暑不少懈。年老示疾。坐逝。

珙石屋。見及菴於道場。後隱居吳興霞浦山。以清苦自持。不干檀施。苟絕食。飲水而已。為人慈詳閱物。作為伽陀多警發語。真末世善知識也。

無見禪師。仙居葉氏子。世業儒。以俊才掌天寧古田內記。參方山禪師於瑞岩。盡得其要領。翻然拉可藏主者。同至華頂。尋宋高菴所居故址。結茅而居。於是道化大行。學者雲集。道俗以為無田不可以蓄眾。往往持田券來施。師皆却之。冬夏一衲。食惟充饑。不分麤細。遷化火浴。忽胸堂中清水逆出如瓶注。得舍利大如菽。光耀人目。至今存山中供奉云。

斷崖義首座。參高峰。因語不契。擠之。竟墮懸崖極底。是夕大雪。眾疑其已死。次日雪晴。同參者賣薪火尋至其處。意就焚其屍。而師危坐古樹下盤石上。撼之。

乃張目四顧。殊不知有擠墮雪寒者。歸復謁峰。峰默異之。自是道譽日振。縑素歸依。凡有所問。惟以杖打之。不露言氣。要其自會。近代宗師多以言說為人。而師獨不然。可尚也已。

徑山本源和尚。諱善達。出仙居紫氏。蚤年與及庵信公行脚。誓不歷職。住西江。見雪巖。隨眾入室。一日。岩見其人物表表。進止有度。欲授以堂司職。師謀於及庵。庵曰。我與公昔有誓。今可違乎。師遂止。後歸仙居。里人請主多福。棄去。游湖南。主福巖。福巖。唐時道觀。至思大禪師易為寺。道士多不樂禪。師誓令其黨後皆為住持。中有一人姓木。名達善。今師姓名適相符。惟錯亂耳。人以是知師乃木道士再世也。後還浙西。見徑山雪峰。入室有省。適惠雲虛席。師補之。一香始為雲峰拈出。後住保寧。淨慈。徑山。皆有成績可紀。師凡住處。不設臥榻。夜則秉燭焚香安座。至旦赴眾。率以為常。又體所稟與人異。遇嚴寒則衣絺綌。熱則衣繒絮。以餘賞剏大圓院于徑山東路半山。接待雲侶。忽一日。自知時至。會眾敘平生行脚事畢。須臾而寂。叢林中或以其不歷職而鄙之。當百丈未立名職以前。人惟道是務。至於悟明心地。力荷大法者。如果日麗天。疾雷震地。含識之流無不受其照燭警發。不知當時歷何職。而亦可鄙之否乎。

易首座。字無象。宋將家夏氏子。膂力過人。武技最精。曾襲父爵。不樂。棄官。隸上虞奉國寺出家落髮。其師俾誦心經。三日不記一字。因大惡之。俄有僧善妙峰者。過其寺。謂其師曰。此人既不識字。惟好危坐。恐是禪定中來。可以與我否。其師欣然。命與俱。首抵雪竇。求挂塔。孜孜參究。脇不至席。忽一日定去。屹如枯株。隣單有正首座者。常候伺之。經七日。徐徐出定。似有慶快。清夜徐步廊廡間。正云。且喜大事了畢。易不答。指所見鐘樓。肆口說偈云云。又以正言。黎明即振錫兼程疾馳。纔二日。抵華頂。謁溪西和尚。值曠黑。門已閉。遂止宿門外。昧爽。門啟。入見溪西。往復勘對。悟旨。踢倒香椅即行。溪西喚回。不膺。竟下山。遂往杭之天目謁高峰。機語尤契合。俾為首座。至正初。來明之海會。端居一室。棧絕諸緣。影不出戶。道具不離側。人咸敬之。至正甲午正月。忽謂侍僧曰。吾候來月二十四日暫遊戲江東。至期。沐浴更衣。索行纏繫足。命僧扶至佛前禮三拜。退。趺坐。告眾曰。吾前日豈不向汝道在今日遊戲乎。乃泊然而終。壽九十九。停龕七日。顏貌鮮明。手足柔暖如生。闍維。惟見火光迸散。如眾瓦跳躍。絕無煙靄。既燼。獲設利不計其數。

山菴雜錄卷之上

山菴雜錄卷之下

天台沙門釋 無愠 述

湖州妙覺期堂僧淨。吳江田家子。幼失學。既得度。謁妙峰玄。玄。中峰之子也。令其參父母未生已前。那个是我本來面目。淨如是參之。三十年無所入。後明州華嚴寺僧照公至湖。與同處。勉其誦楞嚴經中觀音圓通一品。忽一日。誦至生滅既滅。寂滅現前處。豁然有省。通身歡喜。口不能言。惟手足舞蹈而已。或問云。汝風顛耶。答曰。寂滅現前。洪武初十月二十五日。謂照公曰。十一月旦是我生日。於此日死去也。至期。沐浴更衣。祝香三片。一奉釋迦文佛。一奉無量壽佛。一奉山主了公。公蓋其得度師也。且囑左右云。我死後三日茶毗。七日鍛骨。但恐不受鍛耳。人皆疑其言。及以骨入鍛。骨鎔溢作汁。火冷結作靈芝一枝。光彩燁燁。五色相間。扣之作聲。雖雕鏤繪畫。有所不如。至今靈芝在妙覺期堂焉。

燕城慶壽寺海雲大士。諱印簡。山西人。姓宋。七齡。父授以孝經。開宗明義章。師問云。開者何宗。明者何義。父異之。携見傳戒顏公。公欲觀其根器。以石頭和尚草菴謠命讀之。至壞與不壞主元在處。乃問云。主在什麼處。顏云。什麼主也。師云。離壞不壞者。顏云。此正是客也。師云。主響。顏冷笑而已。即往禮中觀沼公為師。薙落受具。偶一夕聞空中有聲召師名曰。印簡。大事將成。行矣。毋滯於此。遂挾策之燕。過松鋪。值雨。宿於岩下。因同行者擊火。師見火星迸散。遂大悟。以手捫面曰。今日始知眉橫鼻直。遂謁慶壽中和璋公。先一夕。公夢一異僧策杖徑趨方丈。踞獅子座。明日。公以所夢語左右。且曰。今日有暫到至。即引見我。迨日晡。師至。公笑曰。此衲子即夜來所夢者。往復徵詰。師機語捷出。透脫無滯。公喜。命典記室。智證益深。乃以衣頌授師。頌曰。天地同根無異殊。家山何處不逢渠。吾今付與空王印。萬法光輝摠一如。出世為璋公嗣。歷諸名剎。凡兩主慶壽。自太祖至世祖。屢朝師奉之。位至僧統。顧遇優渥。年五十六。忽患風痺。一日。說偈辭眾畢。顧侍僧云。汝等毋誼。吾欲偃息。侍僧急乎主事人至。師已吉祥臥逝。闍維。獲舍利無筭。奉勅葬於慶壽寺側。建石塔其上。諡佛日圓明大師云。

至元二十五年春。僧統楊輦真迦奉旨引江南教禪諸德詣闕論道。上問。禪以何為宗。於是徑山住持妙高進前答云。禪也者。淨智妙圓。體本空寂。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。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上又云。禪之宗裔可歷說一遍。高云。禪之宗裔。始於釋迦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金色波羅華。普示大眾。惟迦葉微笑。世尊云。吾有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分付迦葉。由此代相授受。而至菩提達磨。達磨望此東震旦國有大乘根器。航海而來。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是為禪宗也。上嘉之。高因從容進云。夫禪與教本一體也。譬如百千異流同歸於海。而無異味。又如陛下坐鎮山河。天下一統。四夷百蠻隨方而至。必從順成門外而入。到得黃金殿上。親覩金面皮。

方可謂之到家。若是教家。只依著文字語言。不達玄旨。猶是順成門外人。若是禪家。雖坐破六七个蒲團。未得證悟。亦是順成門外人。謂之到家。俱未也。是則習教者。必須達玄旨。習禪者。必須悟自心。如臣等今日親登黃金殿上。面覩金面皮一番。方可稱到家人也。上喜。賜食而退。

夢堂和尚。重修晉·唐·宋三代高僧傳。易十科為六學。禪學中。二祖可大師斷臂求法事。禪書載之者不一。獨宣律師謂師遭賊斷臂。同居琳法師尚不使知之。及琳法師亦遭斷臂害。可大師為之包治。運用不便。琳恠之。大師因曰。爾豈知我亦無臂耶。夢堂欲遵之入傳。余當時告之曰。大師為大法未明。僵立深雪中。命亦不惜。況一臂乎。苟謂斷臂人之所難。今世之小丈夫。操心根暴者。往往為之。曾謂大師為法忘軀。秉志勤懇。顧不能邪。假令盡如律師所傳。豈有賊來傷人。專斷其臂而已。然臂既斷。焉有與之同居者而不知歟。又焉能為人包治其臂歟。此決不可信也。夢堂曰。律師乃肉身菩薩。其言豈誑。余曰。律師所傳之人。非一一親覩其行業。必藉他人采集事跡。以此推之。蓋采集者有訛謬在。律師必不以禪律異宗而誣為此說。斷斷矣。蓋亦信以傳信。疑以傳疑之意也。不然。則後之肝膽吳越者妄加更易。而假律師以取信於世焉耳。於是夢堂肯首。遂依傳燈入傳。

佛光道悟禪師。陝右蘭州人。姓冠氏。生而有齒。年十六祝髮。後二年游方。自臨洮歸。夜宿彎子店。夢梵僧喚覺。適聞馬嘶。豁然開悟。自吟唱云。好也羅。好也羅。遍虛空。只一个。告其母曰。我夜來拾得一物。母問云。儺拾得何物。答曰。自無始以來打失底物。一日。欲參訪知識。里人覓偈於師。師偈有水流須到海。鶴出白雲頭之句。及至熊耳。謁白雲海公。契合。先是。有問。公何不擇法嗣者。海不答。徐云。芝蘭秀發。獨出西秦。比師至。公聞空中人語曰。來日攝郭相公。蓋海所住寺。乃郭子儀建。而師其後身也。海公沒。師出世。住鄭州普照寺。嗣其法。既而退居竹閣菴。浮沈洛川。人莫之測。嘗謂人曰。道我是凡。我向聖位裏去。道我是聖。我向凡位裏去。道我不是聖不是凡。我向儺眼睛鼻孔裏七顛八倒去。泰和五年五月十三日。無疾而逝。適所居屋上有五色雲如蓋。中有紅光。圓如日者三。壽五十五。

吳興何山耆舊僧某。擅權侮眾。素行不軌。尤嗜殺生。一日。宰猪饌客。先以首入鍋煮之。自去。候其生熟。忽見一人首。張目咬齒。頭髮蓬亂。於沸湯中翻覆可畏。僧見之。怖懼戰慄。若無所容。及遣他人覘之。猶豬頭也。其僧因此改行從善。

趙文敏公。訪寂照先師于杭州廡宇。茶罷。公舉近詩。有了此清淨障句。先師云。清淨焉得有障。公曰。馱垢污。愛清淨。得非障乎。先師云。將謂是个翰林官人。元來是个冠巾和尚。公因云。老母誕某之日。夢一異僧入室。平生於禪宗向上提持雖未能盡解。然若經教所載。讀之即通大意。

輝東溟。黃岩人。義方右丞妻為母。倚勢恃強。蔑裂先輩。靈石蓮一舟者。得法於龍翔笑隱。受宣政院檄。住持本寺。東溟攘居之。又估鴻福。安國而剎。一己任三

處住持事。恣意為非。一夕。醉酒睡起。眼見靈石伽藍神令鬼卒扼其頸。以膝築腰使其跪。而亂杖捶之。且呼自名云。宗輝此回不敢盜常住物也。神幸有我。神幸有我。如是三年始卒。

鄞縣寶幢市周婆。生修淨土。每遇歲首。持不語。晝夜長坐。盡正月。遇盛暑。就據會亭施茶湯。盡一夏。年七十餘。一夕。夢見大荷葉徧覆寶市一境。手持念珠。行道荷葉上。既而得微疾。隣人夜見幢旛寶蓋入其家。黎明。婆已合掌念佛而逝。嘗聞佛謂。末法中。南閩浮提女人獲生淨土者。多如雨點。今以周婆觀之。良信。洪武庚戌冬。奉化田子中訪余太白。同居者久。余偶言金剛般若經。閻羅王界稱為功德經。故世人薦亡者多讀之。子中誓終身受持。一日。值其母諱日。發心誦此經百過以薦。晨起。坐松榻上。方誦至九遍。見鬼卒枷杻一老媪跪榻前。髮離披覆面。熟視之。乃亡母也。子中倉卒不知所為。須臾引去。若將脫枷者。於是子中大泣。恨不即時輟經。與母相勞問。余謂此經功德之大。不可云喻。若子中發心持誦。即冥感陰界。俾母子兩得相見。以釋其苦。嗚呼。偉哉。

育王虛菴實首座寄臥雲菴主偈云。黃金園裏馬交馳。徑寸多成按劍疑。月晒梅花千樹雪。臥雲一枕夢回時。天童幻菴住首座拜應菴塔偈云。耿耿睡虎管窺班。便把中峰作靠山。不得破沙盆一个。子孫乞活也應難。默中唯西堂詠蚕偈云。桑空柘盡始心休。綿密工夫一繭收。爐炭鑊湯[拚-ム+去]得入。為人只在一絲頭。佛隴宜行可聽雨。檐前滴滴甚分明。迷己眾生喚作聲。我亦年來多逐物。春宵一枕夢難成。噫。四人學者。偈語雖工。在當時已泯泯無聞。余故錄之。以示後學焉。

竺元先師。老年閑居天台紫籙山。而策發來學不倦。嘗謂。做頌須事理俱到。譬如打索。兩股緊緩不同。則不堪矣。大川和尚作蜘蛛頌固好。但其中三字於理固無害。於事則不然。其頌云。一絲挂得虛空住。百億絲頭殺氣生。上下四圍羅織了。待無漏網話方行。末後三字於蜘蛛却無交涉。又題出山相云。龍姿鳳質出王宮。垢面灰頭下雪峰。誓願欲窮諸有海。不知諸有幾時窮。以雪峰易雪山。拘韻耳。而此地有雪峰。其名既顯。似覺有妨。所以不純也。又云。虛舟住金山。因雪上堂云。一夜江風攪玉塵。孤峰不白轉精神。從空放下從空看。徹骨寒來有幾人。學者爭誦之。虛舟既不識古人舌頭落處。而學者又隨例顛倒。因叩其所以。師乃云。古人謂雪覆千山。因甚孤峰不白。此是一轉語。而虛舟以為孤峰實不白。誤矣。又云。大凡入院佛事難得精妙者。蓋作者多故也。東嶼住淨慈。山門佛事云。清淨慈門。一湖秋水。入得入不得。虎咬大虫。蛇吞鱉鼻。且移他處用不得。竹泉住中竺。佛殿佛事云。撥塵見佛。誰知佛亦是塵。罕逢穿耳客。多遇刻舟人。甚有體裁。學者可為法。

元菴會藏主。臨安人。久居淨慈蒙堂。雅善趙文敏公。公嘗與寫其所作詩。成巨軸。復題其後。人皆以為夸。而元菴漠如也。寺僧澤藏山者。出資繕修涅槃堂。把針板。磧所。溺坑。禪流謝以偈卷。元菴見之不懌。眾請其作。遂成偈云。涅槃一路盡

掀翻。觸處工夫見不難。洗面驀然摸著鼻。繡針眼裏好藏山。時晦機和尚為住持。特上堂稱美之。以此偈推之。則其詩之精絕也可知矣。

中天竺一溪和尚。諱自如。福建人。元兵下江南。師年少。被游兵虜至臨安。遺之而去。臨安富民胡氏收養之。令伴其子弟讀書鄉塾。師隅立。凝神靜聽。默識無所失。胡氏喜。因子之。既長。命隸里中無相寺為僧。參雲峰於徑山。得旨。戒檢精嚴。法服應器不離體。又能誦稜嚴。法華。維摩。圓覺等經。初住淞江萬壽寺。寺後有富民黃氏。重師戒行。常供以伊蒲塞饌。一日。請歸其家。進供愈勤。乃開私帑。示師所藏金玉異寶。欲動其心。師歸。謂左右曰。彼黃子氏者。以帑中寶示我。欲眩我死去為其子耳。殊不知我視金玉如瓦礫。古人墮此轍者頗眾。非獨為其子。為其牛馬者有之。我自此其踈黃氏矣。天曆初。中天竺住持笑隱訢公奉詔興建大龍翔寺。因舉代住中竺者三人。上以御筆點師名。宣政院具疏禮請。未幾。化去。多靈異云。

錢塘廣化寺住持覺宗聖。徑山本源所度弟子也。群弟子中。唯師最少。常受其慢侮。由是勵志孜孜講學。遂從夢堂于四明。時恠石住大慈。固招其居侍司。未幾。又從石室學詩。詩日臻其奧。若趙公子昂。虞公伯生。張公仲舉。皆稱賞之。尤篤於廉信。不苟一食於人。與人期。雖風雨弗爽。中歲。究絕學之旨。初參仲謀和尚。無所入。遂叩南堂于本覺。南堂曰。汝自是了事人。但聞見太多。隘塞胸次。以致本地風光不能發現。於是隨問曰。如何是佛。南堂曰。晨朝有粥。齋時有飯。擬再進語。南堂以手擲揄曰。不是。不是。宗聖恨其不為明白說破。次日。謁云。和尚開大爐鞴。鎔鍛聖凡。我正如一塊頑銅鈍鐵。投入其中。以求鍛煉。成就美器。若不能者。是和尚之爐鞴欠熱耳。南堂念其虔懇。曲誘之曰。我此法門只貴直截承當。不在世智辨聰也。若能發決烈志。一刀兩段。有什麼頑銅可鍛。有什麼美器可成。去此二途。向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看。宗聖無語。後效古人頂彌勒佛像。旦暮行道。稱念尊號。祈生兜率內院。仍賦詩以自見。年六十二得疾。命左右取平日詩文藁悉火之。乃逝。而黃岩人。族蔡氏。嗣怪石云。

無言和尚。居江心東堂寮。揭榜於門云。齋前看經坐禪。齋後接容作務。而於常住庶事未嘗言及。或有對師讚毀當代住持。惟含笑而已。至論叢林典故。宗門綱要。則亶亶笑譚。終日忘倦。蓋得為近代東堂之體也。一日。澡洗畢。偃臥於竹牀上。乃自笑云。老不好。撼之。已化。時無際和尚亦為東堂。石室岩公領住事。學問膚淺。真率有餘。寺耆舊皆師徒弟。師慮其慢住持。凡旦望聽說法罷。俱詣師處作禮。師必令其舉上堂語。乃唧唧云。今日長老好上堂。其作成住持有方。馭徒弟得法。有岐上座者。乃明巖熙公所度之子。一日。持郁山主跨驢圖。請無際題。師援筆成偈曰。策蹇溪橋蹉脚時。悞將豌豆作真珠。兒曹不解藏家醜。笑倒楊岐老古錐。乃問云。爾且道楊岐者一笑落在什麼處。岐云。無風荷葉動。必定有魚行。師掌云。歸去師前。分明舉似。其方便為人又如此。岐上座。即大梅仲邠也。

虛谷和尚。婺州人。淨慈石林和尚會中掌內記。昇記室。貧而苦學。寒暑如一。嘗度夏太白。竊東淨手巾為褻衣。後出世領仰山三十年。徑山六年。囑東淨手巾不許題字。意在贍貧也。早年夢入淨慈羅漢堂。至東南隅。忽一尊者指楣梁間詩示師云。一室寥寥絕頂開。數峰如盡碧於苔。等閑翻罷貝多葉。百衲袈裟自剪裁。初不論其意。迨主二剎。良驗。蓋仰山有貝多葉經。而徑山有楊岐衣也。吁。師之出處。彼應真者為之前定。非果位中人。能致是歟。

溫州壽昌絕照輝公。坐夏淨慈東淨寮。壁中有水墨觀音像。師每夜禮之。祈懇至切。忽見淨瓶水從壁湧出。通身歡悅。從此造詣益深。智鑒益明。嘗有偈云。工夫未到方圓地。幾度憑闌獨自愁。今日是三明日四。雪霜容易上人頭。有志者聞其偈。無不興起。蓋其致誠感人如此。譬如砒霜。全體是毒。苟食之。豈有不死者哉。

宋度宗。為北兵攻急。命道士設大醮。奏章天庭。問國家重事。是時高公伏章久不得報。既[立*易]事。問故。高公云。為天門不開。定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。得報遲也。虎岩住徑山。寂照先師為第一座。每聞虎岩法座上舉此事以夸眾。謂。住持豈苟然。至於四十八代。尚預定之天庭。寂照頗心非之。及寂照住徑山。適當其代。昔雲居即菴和尚。土地神現夢。謂只有一粥之緣。已而果然。凡為諸方住持皆報緣。絲髮無差。然妄為攘奪。失身囹圄者。往往有之。聞天庭定名。土地神現夢二事。亦當少戢銳銳。

天目居山有魁一山者。蘇州人。博學多才。與天童平石翁交甚密。當叢林全盛時。人皆翕翕求進。魁獨棲遲於巖谷。不與世接。有古大梅。懶瓚之風。獨許山下檀越洪家府諸子弟往來。既終。洪氏夢魁乘一山轎至其家。次日產一子。名應魁。字士元。自幼入學。至娶妻育子。絕無前生趣味。年三十。忽自猛省。盡變平日所為。與一僧明維那者。結屋東天目絕頂。習禪定。至若燒畬。乞食皆躬為之。雖老於頭陀者。有所不如。至正丁酉。猫獠燒劫徑山。余奔抵其所。士元肅容。禮度和雅。答對從容。徐問其故。乃知魁後身也。因謂之曰。公前身與天童平石翁為莫逆交。今翁年垂九十。耳目聰明。公蓋作偈寄之。庶見一夢兩覺。而夢覺一如乎。士元乃作偈曰。寄語天童老平石。一念非今亦非昔。欲聽楓橋半夜鐘。吳江依舊連天碧。偈未及到。翁已示寂。

徑山惠洲提點。虎岩徒弟。頗聰明。有幹蠱才。掌常住眾務三十除年。一切金穀恣其糜費。或以果報諭之。乃答云。滿載戴角來。洲只戴得一雙。至正初。高納麟領行宣政院事。其屬淨珂具狀訴之。結罪杖。斷歸俗。既而潛於化城院。得風痺疾。攣拳如蝟。兩手握拳。承其兩頰。兩脚反承其尻。看病人欲伸之。痛不可忍。日夜但聞霍霍之聲。如是者三年。始氣絕。洲平昔以龜心任事。輕視因果。乃言。滿載戴角來。只戴得一雙。余謂三途報中。歲月長久。一雙去。一雙來。至無量劫戴此角。何止一歲而已。凡司常住金穀人。宜以洲自鑒。洪武八年秋。余訪同門友報復元于象山智

門寺。寺有提點彝正堂者。四十餘年管領常住出納。廉能。謀斷有方。撫眾和易。歷六代住持。終始如一。是年七月二十四。夜夢兩童子並立榻前。問之何幹抵此。答曰。請提點考算單帳。答云。我無單帳可算。覺而再睡。得夢如前。次日。到方丈說其夢。稟云。夜得此夢。恐今歲庫司知事人懶慢。常住日黃簿未成。和尚宜促之。觀其言貌。絕無愧赧態。少選。報彝歸房跌仆地上。如熟醉。至夜半始甦。急處分後事。然後瞑目。彝於智門可謂有功矣。臨終尚爾。諸方執事者。遇常住物。如鷹拏燕越。不以罪福為事。聞此自須改行。

徑山耆舊。諱清泚。號一溪。壯年不守戒律。飲啖無所擇。至中年。自念人生於世。壽命能幾何。一旦無常殺鬼到。將何排遣。遂盡斂所積衣資。就普慶寺東。建觀音堂一所。修白淨業。祈生淨土。越數載。手書金剛般若經。至三千大千世界處。握筆正身。安坐而化。至正丁酉。猫獠燒劫普慶及居民房室。獨觀音堂巋然獨存。佛說善惡報應如影響。渠不信夫。

處州麗水縣白雲山白雲度公。久參華頂無見和尚。平生打硬做工夫。一切時。一切處。卓卓地不喜從事語言。苟有學者求法語。但徑以己躬大事示之。餘無他說。近代居山為化主者。多是採摭古人遺言以為己出。狐媚後學。遇明眼人就其語詰之。恰如為盜者盜主家物。復求售主家。贓證明白。更無他詞。惟面頸發赤。恨藏身無地。諦觀度公機用。天地懸殊。聞入其室者頗多。不知有能領其旨者否。

海會翁。臨海人。年三十。捨家入道。投徑山虎岩披剝。初至梅檀林。歸堂巡按。有見其舉止山野。竊譏謂之。師發憤。翌日即往天目求中峰誨示。於是忘餐廢寢。殫力參究。夜深睡重難遣。摘數珠撒暗地摸。足數乃已。久之無所入。時東州住虎丘。古林住開先。東嶼住楓橋。師如蘇州。出入三老之門。漸臻智證。出世龍華。法嗣古林。年九十三。抵育王。守橫川祖塔。俄平地跌。損左足。不能動履。每牀坐。當清夜朗吟古人偈語。其徒文渙問曰。一生參禪。到此不能受用。却託吟咏自遣。師曰。不見大惠和尚因疾呻吟。左右云。平生呵佛罵祖。今乃爾。大惠云。癡子。呻吟便不是耶。渙禮拜。既寂。火化。異香襲人。

東魯山。四明人。為人剛介不貪。人敬異之。出世住東山。凡受業房中己資。悉携至東山。以助土木之需。無何。一新眾宇。忽疽發背。左右欲請善醫者治之。不從。但安坐處分常住庶事。且言。我死。衣物除送終外。悉歸公帑。寺僧謂師。新度弟子十餘人。萬一不諱。孝服無所出。師不應。再請。乃命各與穀一石。及終。寺眾嗟悼不已。竊觀近代據師席者。大率初領事。即關集眾佃。倒換契帖。得錢應支常住。剋時日取贏羨。迨臨死。衣物盡分與私徒。而送終則靠損常住。吁。其視魯山有間矣。

如一庵者。永嘉人。姓袁氏。先誕五日。父夢一異僧持梵經至。問。何來。曰。五雲山。問姓。曰。姓殷。問名。亦曰。姓殷。且謂後五日當再來。留經表信。至期

果誕。師頭骨嶄聳。目光射人。年十五。師事方山和尚。得其要領。住保福。退居西磻菴十年。道望益隆。師早年發志暗誦首楞嚴經。至第五卷。得嘔血疾。乃輟。疾瘳。一夕。夢見所未誦經。皆金書布空中。厲聲讀之。既覺猶存。移時始隱。故師再誦足此一經。每日誦一過。至終弗替。

斷江禪師。諱覺恩。族慈溪顧氏。師形模脩瘠。操履清峻。幼依雲門廣孝寺落髮。後從明之延慶聞法。師受四教儀。七日通之。莫不驚訝。時橫川和尚住育王。中興禪宗。學者輻湊。師往炷香入室。機語相投。命典內記。由是得業日彰。遐邇知名。師所製詩頌。典雅蒼古。宋提刑牟公獻之首為之序。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。鄧康莊公。袁文清公。皆相友善。出世蘇之天平。嗣橫川和尚。後遷開元及明之保福。而終于越之天衣。一日。坐丈室次。扶杖而言曰。老僧[山/欺]空倚杖藜。分明畫出須菩提。顧侍者曰。會麼。曰。不會。即擲杖。倚蒲團而逝。

至正庚子。定海白沙夏太三。以運糧如燕溺海。死後十六年。當洪武乙卯。其妻陳氏與子善追念。太三性稟酷暴。馭下少恩。死於非命。孤魂沈滯。曷由昇濟。遂斂賞來鄞之十字港菴。嚴設道場。種種殊勝。延淨行僧十人。請叶萬宗主之。修禮梁皇懺法。陳氏虔懇懇至。初入道場。眾聽敷陳。無不感泣。是日禮二卷。至中夜。少就寢。有僧宜便。忽驚呻寐語。撼之不寤。惟見其苦辛憂怖狀。於是萬宗等懼其不甦。悉起持呪。良久疾呼之。乃甦。問故。惟泣而已。再問。乃言曰。有神人若韋天者。冠帶甚偉。傘蓋劔戟之衛甚嚴。逼令我同取夏太三來此受薦度。道經蠡浦。神威凜凜。行者遠避。備歷諸險。臨大海。見鬼物戢戢。充滿大海。可怖。神人命我入海提挈太三。太三首戴元帽。浮沈波浪間。既難著手。又有神勒索我錢。乃放。適有錢在我手中。遂與之。又盡力扶太三。將登岸。被汝等喚省。言訖又泣。蓋苦於涉歷也。吁。滅罪薦亡。無出此懺之功。余故紀之。以為世勸。

黃巖陳君璋。為人端重寡言。慎交以善。信服一鄉。年幾四十。與室葉氏。暇則披誦法華惟謹。鄉無梁皇懺本。君璋手書之。既畢。門首有山茶。秋吐花。而君璋漠如也。洪武庚戌。君璋年六十。疾篤。其子景星與子婦王氏性孝。躬調藥食。夜不解衣。晝不離病所。王氏又割股肉為粥以進。是歲十二月十一日。夕陽啣山。君璋命扶之坐。謂景星曰。吾歸去。曰。歸何處去。曰。日沒處去。又曰。我死宜依桑門法闍維。遂命家人同稱念阿彌陀佛。須臾氣絕。君璋有二子。長即景星。次從余出家。居頂是也。

恭行己。上虞人。平生苦學。內外典靡不研究。尤工於詩。母老無託。乞食以養。嘗舁母渡錢塘。有詩云。母在籃輿子在途。子行不止母先呼。斷橋流水斜陽外。羞見寒林返哺烏。觀此。可知其為人矣。

光菩薩者。鄞縣張氏子也。某先世習彫塑。至光藝益精。甫壯年。忽厭家累。將從海會壽梅峰剝落。其妻携子訴于官。壽因却之。光與萬尸完者都厚善。勸其遁去。

遂潛。自引刀斷髮。服僧伽梨。絕浙河。逾貝區。登匡阜。徧參有道尊宿。踰十寒暑。還謁。壽已遷化。聞華頂無見和尚道行清峻。挾胸中所疑投之。無見令究狗子無佛性話。獲證入。遂禮無見為得度師。光一生彫飾兩浙諸山佛菩薩像甚多。事畢。掌包即去。未嘗受其毫髮之報。暮年歸隱華頂。遂於石橋菴塑五百應真像。窮極巧妙。始事之晨。雲霧間鼓鐘與梵音洋洋間作。瞻工闕園蔬。光欲遣人化之。忽寧海多寶寺圓講主者送菜至。光喜問故。曰。向真菩薩以尊命到寺化菜。故送至。時菴中有名真者。臥病久不出。由是知神人應化也。光亦不經意。年七十有三。無疾坐蛻于華頂。火後。塔葬山中。

思省菴者。台之寧海人也。不知其氏。兄弟四人。思最長。一時同發心出家。將祖父遺業悉散與宗親。惟留所居一區。族人互爭不已。思與諸弟各執炬燎之而去。思後參訪。具向上知見。出世。領溫之靈雲。遷靈岩。而退止靈雲寺前草舍中。至正甲申。余偕達此原。明性元等往謁。時思年踰九十。脞眉皓髮。頎然清聳。拽履而出。且行且問曰。何處來。余曰。江心。曰。深幾百丈。曰。謾老和尚不得。思揖云。坐。喫茶。思性方介。作詩頗類寒山子。題罵僧詩於壁。云。五蘊不打頭自髡。黃布圍身便是僧。佛法世法都不會。噉豬噉狗十分能。案上有語錄一冊。予信手揭觀。結夏上堂。有云。以大圓覺。牛角。馬角。為我伽藍。瓜籃。菜籃。又上堂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。頌云。狗子佛性無。狗子佛性有。猴愁搜搜頭。狗走抖擻口。余與此原等請別。不敢再犯其鋒。是夕。宿靈雲。聞老宿舉思言行數端。皆可傳。

福建有官家子。專為盜。父痛責不改。徐詰之。乃云。盜豈欲為。但每夜有一男子來相拉。不得已從之。父曰。今夜若來。汝當告我。遂備弩矢待之。夜分。男子果來門外。兒指告父。父果見其人。決弩射之。却中其兒胸。立死。

至順庚午。浙西連歲饑饉。杭州城中餓殍相枕藉。有司令坊正倩人舁棄六和塔後山大坑中。有一婆子兼旬不腐爛。每日居眾屍之上。人怪之。搜其身。懷中有小囊。貯念彌陀佛圖三幅。事聞有司。為買棺斂。焚之。煙焰中現佛菩薩像。光明燁燁。因此發心念佛者極眾。

建寧府有僧。名末山。後檢一行著定平生詩。有一木移來嶺上安之句。造物預定其名也。好作善緣。平路疊橋。不知其數。既死。現夢於城中鄒氏託生。其友亦有夢之者。既長。雖自知前身是僧。不喜與僧交。癡癡呆呆。若木石然。杭州天目山義斷崖。見高峰得旨。歸向者甚眾。既死。現夢託生於吳興細民家。後為僧。名瑞應。字寶曇。自幼至壯。受人禮拜供養無虛日。余寓居天界時。寶曇亦在焉。隣居頗久。察其所為。碌碌與常人無以異。間有以己躬事叩之者。但憊[怡-台+羅]而已。二人前身皆非常人。胡乃頓忘前世所習如是。古人謂。聲聞尚昧於出胎。菩薩猶迷於隔陰。然則修行人可不慎歟。

江西絕學誠公。山居不出世。座下有七人結盟習禪。一人年最少。超然有得。誠公驗以三關語。其答如鼓應桴。不幸早世。生山下民家。父母俱有夢。甫五歲。命讀書。吾伊上口。不煩師訓。又能拆其義。一日。其父携入山見誠公。公問。汝前生答我三轉語。記得否。進云。試舉看。既舉。乃點首云。是我語。誠公囑其父善保養之。他寺僧因厚賄其家。求為弟子。使習魚山梵唄。自此赴檀家請。多得嚬施。嬌奢心動。世俗不法事無不為之。誠公因立三種大願勵學者。大凡參禪人於靜定中得个歡喜處。乃塵勞乍息。惠光少現。然未可以為究竟也。何則。蓋八識田中。無明根本尚在。喻如石壓草。去石再青。無疑矣。後人其預戒之。

前朝天曆初。召天下善書僧儒會杭州淨慈寺。泥金書大藏尊經。王文獻公亦在所召。而公必與眾僧同食。若別為治具則不樂。甚至掣肘詬罵。不食而去。尚記公為僧題懸崖畫蘭云。嫋嫋春風一樣吹。託身高處擬何為。從渠自作顛倒想。要見懸崖撒手時。題東坡像云。五祖禪師世外人。娑婆久矣斷生因。誰將描貌虛空手。去覓他年身外身。題山谷像云。笑殺當年老晦堂。相逢剛道桂華香。披圖面目渾依舊。鼻孔何曾有短長。蓋公為一代儒宗。而造詣淵邃。形諸翰墨。雖不經意。而與古德提脗唱相合。可尚也矣。

古鼎和尚。住杭之中竺。歐陽圭齋以福建廉使任滿。赴召京師。過杭。抵古鼎。欵洽道話句浹。臨別。古鼎送至西湖之上。圭齋云。此別未卜會期。古鼎云。大圓鏡中未嘗與公相別也。圭齋喜。無何。古鼎遷徑山。圭齋寄以偈云。上人力舉龍文鼎。坐斷凌霄第一關。湖上別來圓鏡語。想應照我鬢毛斑。

靈隱竹泉和尚。為人少緣飾。契證穩當。語言精密。元霄上堂云。今朝上元節。雪霽見晴春。梵剎燈千點。長空月一輪。鼓鐘喧靜夜。謔管鬧比隣。揔是圓通境。何須別問津。為亡僧森監寺下火。云。森羅萬象。一法所印。即今與汝拈却金剛圈栗棘蓬了也。喚什麼作一法。二由一有。一亦莫守。火裏烏龜。作師子吼。其語錄逸此二段。故記之。

泰定初。宣政院起嘉興本覺靈石芝禪師主淨慈。師已年八十有四。四海尊仰如古佛。余自徑山來送入院。遂獲隨例挂搭。其時眾幾滿五百。台溫鄉長忠景初者。本山首座。年德並高。後生多歸之。余方居學地。偶於廊下見鬻文籍人。就購莊子一集。持歸藏主寮圍爐內閱之。恐失業也。適忠自外至。意甚不樂。正坐立余於其前。而數之曰。汝初入眾。不去衣單下做工夫。而反從事襍學耶。且公界圍爐。乃延客論道之所。而檢閱外書。可乎。後二十餘年。再到淨慈。凡寮舍圍爐。但見少年名勝叢雜。或撫琴。或圍碁。或吮墨圖山水。如是而已。肯檢閱外書者。亦無其人。矧衣單下做工夫者乎。嘻。三思忠之言。與妙喜洋嶼眾寮所揭之榜。何以異。忠後出世婆之華藏云。

羅湖野錄載。烏巨雪堂與淨公書曰。比見禪人傳錄公拈古。於中有問趙州。如何是佛殿裏底。拈曰。須知一个髑髏裏。而有撐天柱地人。愚竊疑傳錄之誤。蓋楊岐子孫終不肯認个鑒覺。若認鑒覺。陰界尚出不得。何有宗門奇特事耶。因此亦嘗頌之。謾以說聞。頌曰。不立孤危機未峻。趙州老子玉無瑕。當頭指出殿裏底。剗盡茫茫眼裏花。余謂羅湖肯烏巨檢點淨公認个鑒覺。善矣。至於許烏巨此頌。於宗門有補。恐未盡善。且如趙州老子玉無瑕。又云剗盡茫茫眼裏花。非鑒覺而何。余忍俊不禁。就其頌易四字而頌之。亦要後人檢點。不立孤危機始峻。趙州老子玉生瑕。當頭指出殿裏底。添得茫茫眼裏花。

瑞少曇者。閩人也。剛介自持。粃糠聲利。常住事悉付執事人。一室肅然。禪誦自怡。登其門者無非老練衲子。至順間。毅然棄去。游金陵。訪龍翔訢公。於是延居第一座。適移忠虛席。公力薦之。師辭曰。公誠未之思。乃宋奸臣秦檜香火所寄。檜嘗挾私倚勢。編管大惠于梅衡。吾雖不肖。忝承其裔。今何忍而嗣其香火。公誠未之思耳。當時洪儒宿德聞其事者。無不劇口稱譽。後改住歸宗而終。

亨景南者。南昌萬氏子。幼依來福山端公得度。參如菴愚公于百丈。笑隱訢公于龍翔。獲薦名宣政院。奉檄開法香城。久廢之餘。一新其寺。後遷上藍。道風益播。壽七十八。一日。忽命左右具湯沐浴。衣常服。安坐書偈。靠拄杖而化。闍維。堅固子磊磊。獲之者甚眾。其法孫濟盛者。收杖及堅固。作塔藏之來福山中。像季以來。行脚僧凡到一處求挂搭。必云。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聞之似覺懇切。既得藉名。略不以前言自勉。惟務奔逐而已。往往皆然。今觀景南臨終如此。其平日踐履可知。

寂照先師。蚤年偕虛谷參蘇州承天覺菴真公。別後得其啟發。遂賦思洞庭一詩寓意。其實敷揚向上一著。特措辭異耳。詩曰。煙蒼蒼。濤茫茫。洞庭遙遙天一方。上有七十二朵之青芙蓉。下有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漿。中有人兮體服金鴛鴦。遊龍車。明月璫。直與造化參翱翔。憶昔天風吹我登其堂。飲我以金莖八月之沆瀣。食我以崑丘五色之琳琅。換尔精髓。滌尔肝腸。灑然心地常清涼。非獨可以眇四極。輕八荒。抑且可以老萬古。凋三光。久不見兮空慨慷。久不見兮空慨慷。又嘗為儒生題古昔十賢詠梅詩圖云。詩之召南。書之說命。孔子昔所刪定也。皆言其實。而不及其花。由梁何遜至唐宋十君子者。讀召南。誦說命。習孔子之業者也。形諸詠歌。述諸章句。皆言其花而不及其實。噫。世道不古。人心益薄。且偽其不敦本也。例皆如是。余觀是圖。竊有感焉。趙松雪。虞邵菴諸公見之。歎曰。元叟識見地位高。命筆吐辭自然。超拔今古。我輩盡力道。也出他殼中不得。寂照乃傳持臨濟正宗人也。游戲翰墨。藻黼宗獸。特餘事耳。然而縉紳推重之如此。無文粲公謂今時叢林中。眼不識丁者。窮則不失真禪和子。達則為真善知識。斯言可謂痛切矣。

天台明巖熙太古。久依東嶼於淨慈。稟承其法。至正丙戌正月十三日。余自紫籜偕明性元。瑞瑩中。訪香竺曇于寒岩。明日。將謁太古。二子以倦遊不果。會太古抵

竺曇。余三人即客位。插香展禮竟。太古忽問云。藏主久參竺源和尚。世尊初生下時。做出許多神頭鬼面。還知落處麼。余對云。美食不中飽人喫。太古忽離位。分手指上下。乃至步武四顧。勵聲云。天上天下。惟我獨尊。嗟乎。方今號稱尊宿者。而於接引後昆之際。往往匿其所易見。示其所難知。以籠罩之。如太古直截舉話。何異索千金之珠於丐者之席裘中也。

元至正十五冬。張嗣誠侵湖州。江淞丞相委令徑山屬院化城僧惠恭團結鄉民守禦界嶺。一日。賊兵犯境。恭率鄉民與之格戰。賊敗走。獲四十餘人。送至官。夜宿西湖鳥窠寺。黎明。適前住饒州天寧謀大猷徐步廊廡間。囚者見師神觀閑雅。持誦不輟。乃齊聲告曰。長老救我。師曰。我救爾不得。爾若至誠稱念南無救苦救難阿彌陀佛。却救得爾。中間有三人信受其言。高聲稱念不輟口。既而官司取發。眾囚俱易枷鎖。偶至此三人。缺刑具。但繫以繩耳。既到審。囚官獨鞫勘此三人。一人供正治麥畦被虜。二人供元是明州奉化鋸匠。來此傭作被虜。三人遂獲縱免。乃別鳥窠。拜謝大猷而去。竊念我佛阿彌陀誓願深廣。稱其名者。非獨臨終獲驗。而現世遭大辟刑者。亦可賴免。人而不信。吾未如之何也已。

西天竺國大沙門板的達。確修禪定。兼善毗尼。三衣一鉢隨身。得施利。隨與貧乏。行世泊如也。洪武七年。將抵南京。上勅有司同天界蔣山住持率京城諸寺僧祇迎郊外。以幡幢香花導引入國。及見。上大悅。寵渥殷厚。館之蔣山寺。勞問相仍。是年冬。上親製誥命。鑄銘印。賜以善世禪師之號。時余寓止天界。一日。有金壇刀鑷蔣生者。為師刈髮。受之以盤。初刈一刀。有聲琅然。侍僧輒取之。次刈一刀。蔣生自取。獲設利一顆。大如菽。甚圓淨。餘髮悉為見者爭取去。或有或無。凡三顆。惟蔣生得者。出以相示。余歎訝不已。其侍僧乃謂余曰。此吾師常事也。患為世夸。故罕刈其髮。九年秋。奉詔來浙左。禮求育王舍利塔。泊寶陀觀世音示現二處所。感祥光瑞相異常。師皆有伽陀贊詠。作梵字書之云。

元福建都運司某誕辰。胥吏周清甫設賀筵。饌有牛肉。運司亟命撤去。徐為眾賓言曰。某少時同外弟某過屠家。甫坐定。見屠者左手握刀。右手牽牯牛。帶一犢至。繫牛簷楹。置刀於前而去。忽犢子銜刀走園地中。以足跑地而埋之。逮屠者至。不見其刀。怒。乃為言其狀。屠者既得刀。坐門首長歎。移時以刀斷髮棄妻子。出家學道。不知所終。後外弟某出仕江西。舟過黃河。晚泊荒岸下。恍惚中見一甲第。高廣嚴整。類王者居。於是登岸趨揖闔者。問曰。此是何所。闔者曰。此是一衙門。汝欲瞻玩。不禁。入門。見一峨冠博帶者當廳正坐。因進前跪拜之。承問曰。汝何來。答曰。都下來。外弟因問曰。此是何衙門。答曰。此是天下太乙牢山。專治宰牛人也。因問。隣人宰牛黃四者。死已十日。還在此否。答曰。有。遂呼來。但見黃四枷鎖而至。黃四見外弟。驚呼云。官人如何到此。答云。我去之任。偶然到此。就問黃四曰。汝之罪犯當何度脫。答曰。我罪最重。無由可脫。若得官人凡到仕官處。勸人不殺牛

一百二十个。能免我罪。言訖。回首。化境沒矣。外弟從此勸人不宰牛。及足其數。一夕。黃四扣門謝曰。某得官人勸不宰牛。今已脫罪。仍放歸家。如有家書。不妨持去。但於門內為之曰。汝歸。向我家中道。早寄衣來。閱兩月。果有衣至。其時。眾竇聞此說。皆誓不食牛肉。

淨土一教。金口所宣。載之群經甚詳。而其教行震旦。則始於東林遠法師也。法師集劉雷諸賢。刻蓮漏。禮六時。願往生西方。精誠悃切。臨終各獲遂其所願。逮至前元。人根既漓。情偽日生。冒名蓮社。假求衣食者。往往有焉。延祐間。優曇度公詣闕上書。革正其弊。退著廬山寶鑒若干卷。闡揚正教。排斥異說。東林故事為之一新。優曇化去未及百載。而庸民僭名。所謂白蓮七佛教者。其弊滋甚。或自稱導師。師長。而位有方等無礙之說。糾合徒眾。非毀正法。廣行魔事。屏處傳授。現種種光。珍饌不以供佛。而出生施食亦皆屏絕。云自是佛。又改三寶為佛。法。師。妄謂導師是三寶數。非僧也。簧鼓愚俗。習以成風。殊不可遏。以致朝廷嚴白蓮之禁。而縉紳鄙東林之修。宜矣。嗚呼。安得如優曇者復興於世以[□@干]救其弊哉。

端雪崖者。黃巖人也。幼得度于秋江湛公。居新城山留慶院。持律嚴謹。日課金剛般若經。尤善瑜伽法事。赴道俗請。必盡恭恪。而施利則不較厚薄。或絕無亦不經意。逮其再請。赴之如初。供武辛亥夏五月。得微疾。索湯沐浴。更衣書偈。趺坐而逝。闍維。大星雜毫光迸散。絕無煙燄。獲堅固子甚多。壽八十三。

宋無逸。餘姚人。別號庸菴。性仁恕端毅。蚤從楊濂夫。陳眾仲二先生游。經明學通。發為文詞。矩則甚嚴。晚年酷嗜禪學。皇朝革命之初。無逸以召至京師。預修元史。得請而歸。余因令吾徒居頂寓止慈溪龍山。時謁無逸。講授為文之法。無逸因吾徒寓書叩入道之要。余既答書云云。復以環公所註楞嚴經及大惠書問寄遺之。無逸自是常斂目危坐。而反覆究二書旨趣。有證入。洪武九年六月。因疾。命門人王至等為書示子詩一首。笑談自若。忽以扇搖曳。止其家人曰。我方靜。汝毋撓我。遂閉目。以扇掩面而終。時天隆暑化。斂容。色含喜笑。益鮮潤。有庸菴藁若干卷行于世。

近世有一種剗頭外道。掇拾佛祖遺言。闔釘成帙。目之曰語錄。輒化檀信刊行。彼既自無所證。又不知佛祖舌頭落處。謬以玄談。就己昏解。使識者讀之不勝惶汗。照千江。四明人。圓直指。天台人。變休庵。揚州人。三人俱是博地凡夫。絕無正見。妄自刊語錄。暉藏主。鄞人。參照千江。將金剛經每分析段。妄為之煩。刊板印施。余在桐谷時。暉來謁。余問暉。此經以何立題。以何為宗。竟瞠無所曉。況欲其為迷己眾生標出無上正徧知覺耶。此皆不本正因。務行邪道。劫世善名。誑誘凡愚。良可嗟悼。在今據大牀座者。宜黜而正之。反從而譽之。或為之序跋。其得罪於教門深矣。

余讀者庵所述叢林公論。足知者庵識見高明。研究精密。他人未易及也。然其間所論亦有過當者。或非其所當論而論之。如論寂音智證傳。指摘數節。以為蠱生禾中

。害禾者。蠹也。斯言甚當。其於僧寶傳。謂傳多浮誇。贊多臆說。審如是。彼八十一人俱無實德可稱。誠託寂音以虛文藻飾之矣。斯其論之過當也。又論陶淵明歸去來詞。閑談優逸。詞理高詣。獨銷憂二字為未善。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。意多譏訕悵悵。文過飾非。王元之小竹樓記。如公退之暇。披鶴氅衣。戴華陽巾。手執周易一卷。焚香默坐。幸自可憐生。而繼之云。消遣世慮。猶玉之玷耳。余以為先儒文辭之得失。於吾門固無所涉。而置之叢林公論之間。殊乖。所謂非其所當論而論之者。此其是也。古人有言。尺有所短。寸有所長。豈不然哉。

育王雪牕和尚。有僧來求住。師云。何處來。僧云。天台。師云。將得盃盂來麼。僧云。將得來。師云。何不呈似老僧。僧云。且過中有。師云。我不問者个鉢。我問無底鉢。僧罔措。師云。俊快衲僧。能有幾個去。

禪林寶訓載。湛堂準公與李商老書曰。善弘道者。要在變通。不知變通。拘文執教。滯相滯情。此皆不達權變故。僧問趙州。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州云。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觔。謂古人不達權變。能若是之酬酢乎。余謂者僧立个問端。也是奇恠。爭奈趙州無你湊泊處。只如答他者一轉語。謂其能達權變。恐未然。夫權變者。乃觀機適宜。用心意識邊事。且者僧與麼問。州與麼答。如兩鏡相照。光影俱泯。奚權變之有哉。湛堂作如是說。豈別有旨要耶。

明善韓先生。書陸放翁普燈錄敘草後云。放翁先生手書普燈錄敘草本。報恩淨上人之所藏也。余故有先生遺文二帙。其間誤處。皆手自塗了。傳燈言。世尊舉華。迦葉一笑。今講者以為經無此事。詆其妄傳。或曰。金陵王丞相於秘省得梵王決疑經。閱之。有此語。有所避諱。故經不入藏。今先生以為書之木葉旁行之間。不知即丞相之所見以否。其言如此。必有所考矣。併書其後云。夫二先生學廣理明。其言豈妄。近翰林宋公為余敘應酬錄。亦曰。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拈花云云。宋公既親觀之。則此經世必有之。而或者詆以為妄。前云。有所避諱。故不入藏。斯言盡矣。

古人為亡僧作佛事。恐其見道不明。臨終有所滯著。實欲開發之也。而打字歷職機緣之說。未嘗拘拘用之。無準和尚住徑山。為觀上座下火。乃云。觀大海者難為水。窮盡波瀾一漚爾。即今海滅漚亡。回頭踏著自家底云云。座下名勝因効之。打字自此始。乃今叢林以打字為定式。牽綴闔合。絕無理趣。而所謂開發亡者。果何在焉。

天童照寮元。素多病。洪武丙辰。病日篤。勉藏司勸其持觀世音菩薩名號。照如其言。日誦萬聲。明年十月十七日午時。自念病勢去死不遠。莫如改持阿彌陀佛號。方興此念。忽見一美婦人。身衣六銖衣。手持一淨餅。自戶外入。立其面前。照驚訝失措。既而定心諦觀。乃是菩薩示相。照涕泣露罪求哀。須臾不見。越五日。病盡脫。今年五十餘矣。

徑山如庵藏主。台州委羽人。由教入禪。沈潛不競。博通內外典。而於己躬下事尤研究精徹。晚年隱居于天童山之左。至正甲申。余過其隱所。因語及無情有佛性。

有情有佛性。往復徵詰。如庵忽曰。吾記得教中先德曾難云。將無情中本自有佛性耶。抑亦佛性周遍。不隔無情。於無情中有佛性耶。語未竟。余亟止之。曰。佛性虛曠。迥出名言。不得道有。不得道無。如庵不覺肯首。

鄞城福聚庵比丘普月。所奉釋迦銅像。古而精。初。像在鄱陽。莫知其始造之由。宋徽宗政和間。錢監氏得之。凡烹三日。而色相益鮮明。咸敬異之。於是迎置饒州光孝寺。而稱曰辟火金銅釋迦寶像。至光宗紹興間。光孝住持普傑命工圖其像。鑄之石。而會稽沙門仲皎為之讚。讚中有云。作家會遇殺佛手。置之列焰令銷鎔。火星迸野亘三日。巍巍不動洪爐中。逮史氏當朝。人持以獻。像遂來浙左。今朝洪武壬戌。普月以財贖之史氏。又海會寺舊有顏輝手畫觀音聖像一大幀。筆力精妙。彩飾嚴麗。世所罕見。元至正間。城中高氏修禮梁皇懺三晝夜。請畫像。設壇場中供養。滿散之夕。至二鼓。其像放大光明。透其屋外。市民以為失火。蒼黃來救。乃是所現光明。後褚氏。張氏修崇佛事。亦請供養。而祥光之現如初。夫淨法身。含攝一切。而經謂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。應物現形。隨緣赴感。何莫非真佛所在。譬之日麗乎天。影臨水中。而同觀之人。各有一日隨其人去。以佛菩薩神化較之。何啻倍萬。今觀釋迦銅像。觀音畫像。其靈應如此。則像與真身詎可二之而不生深敬哉。

榮枯木。鄞人也。自幼蔬食。持誦法華。求出家。父母不許。強為婚娶。將醮之夕。師遁臥雪中幾死。外兄陸氏解衣衣之。扶歸。溫以湯火乃甦。首事海會梅峰壽公。次謁淨慈東嶼海公。祝髮登具。澄神禪觀。昕夕無間。發志參叩。若中峯。斷崖。布衲。大梁。無方。古林諸公。皆嘗勤恭禮謁。受其策發者多。雪窻住育王。重師戒行精嚴。見地穩實。特招師居第二座。至正丁酉。勉循眾情。開法海會。道俗信嚮。寺賴以興。今朝洪武四年。往京師預鍾山法會。明年東還。又明年。示寂於鄞城車橋庵。龕留七日。顏貌不變。壽七十三。

明州五臺戒壇。乃靈芝律師重造。既成。講法之次。有老人神氣超邁。眉鬚皓白。進而啟。弟子非常人也。有三珠奉獻。以為壇成之賀。言訖不見。因置其珠于壇心。屢現光相。

皇朝洪武十一年四月十七日。壇主德顛會十師。大開戒法。後二日夜分。慈溪僧子懋。方登壇。忽覩珠光外徹。內現善財童子。懋驚呼。一眾環禮。悲欣交集。自是每夜眾益處懇。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。或六臂觀音。或紫竹碧柳。奇木恠石。頻伽飛舞左右。或月盖執爐。龍神獻珠。神變非一。見聞希有。嗚呼。余聞世尊築壇罷。梵王獻無價寶珠。帝釋亦以雨如意寶輔[羽*戈]之。而世尊顧命之時。屬諸比丘以戒為師。又謂吾法若壞。始自毗尼。然則戒之有關於吾教實重。夫五臺獻珠之事固已奇偉。豈意像季澆漓。戒法一舉。神應輝赫如是。則天龍護戒之心炳然可見。奈何沙門視戒為虛文。略不加檢痛哉。

No. 1616-D題山庵雜錄後

山菴錄者。錄山菴所聞之事也。其間所紀。或善不善。直書無隱。殆緇門之良史也。夫事有關乎宗教者。不可以不書。書而能公合天下之論。尤可嘉也。是書之行。蓋將與林間。草庵諸作並垂於無窮者矣。

洪武庚午春二月既望 天禧住山 守仁 題

No. 1616-E

予早歲侍妙明先師居徑山。每獲參承空室老人于蒙養之室。聽其誨論。啟沃良多。蓋老人參見前輩尊宿。具正知見。而學問該博。提唱高妙。又善誨示學者。亶亶忘倦。至其用向上鉗鎚。有不可得而近傍者也。後兩坐浙東名剎。投閑居大白山中。予時皆在四明。歲時必走拜牀下。予來鐘山之三年。其上足前住翠山玄極頂公至。自四明距老人化去。已四年矣。一日。出示山菴雜錄一編。讀之皆舊所聞誨示於老人者也。噫。欲再見老人不可復得。而獲讀其平昔所著論。可勝慨嘆哉。老人別有說法語錄行世。或謂語錄多向上拈提。此編乃舉古人前言往行。以廣學者見聞。視語錄崖嶮。此則其平易耳。雖然。初非有二致也。佛世尊固有所謂觀機逗教者。然列祖門庭一拈鎚。一豎拂。一揚眉瞬目。皆欲令學者有所入。而謂此編非向上為人。可乎。學者要當具眼始得。

峇洪武庚午 靈谷住山 清濬 拜題

No. 1616-F

山菴雜錄者。寔緇門良史。而足針藥邪禪膏肓之病。私謂有補扶桑之今日。雖然。未見古時印本。以故三寫之誤甚[多*支]。初學之徒。數窘觀覽矣。余養病之暇。參攻一二典籍。且加臆斷。略得校定。倘涉猶豫者。乃書之旁。蓋疑以傳疑之謂也。又為二三子濫加倭點。今也命工勒板。切恐舛差不少。仰望禪林才子不愜慈意。重煩訂正。

寬永二十年癸未仲春日於丹陽大梅山題 住菴比丘 文守